



温州府志

ル 5  
1571  
19



明 1571 卷 19

温州府志卷之二十八

藝文下

祭文

箴 誠 銘 頌 贊 疏 表 議  
書 啟 傳 考 說 辨 跋 檄

明

王叔果左箴

維皇降衷貽哉有赫罔念為狂彼昏斯忒

勉茲身心夙夜警惻毋為詩張毋事矯飾毋惑後言

母行胸臆犯無怒藏施無德色語無夸毗行無忤刻

慎之渺微起居食息大雅温温

小心抑抑卓彼先民允矣我武

右箴為物與无妄帝命罔私中孚起信聖訓昭垂為詭

疇曰可欺一言失實人謂無稽一行詐偽人蓄羣疑

寸心不檢生平以虧人固爾貳汝亦誨之相難君子

信以自持幽無神責明無

入訾臝臝慥慥賢聖是師



藝文

箴

箴

四戒箴

荒耽沈湎昔戒濫觴晏安衽席耽毒靡常崇

毫忽如鼎沸揚終以胥溺如决斯防哲人炯鑒敬畏

靡忘珍陽葆粹齊聖自將屏彼銖算泯爾低昂維貞

維靜知微知彰淵兮止水澹兮元霜操之兢惕迪我平康

四維箴 禮義廉恥稟於天彝紀綱百行是為四維立

躡棄操不可陳進退辭受憂悔罔知安常蹈變檢鏡

靡淪相彼汚澤穢濁所遺淵澄嶽峻高潔攸推人靈

百物名節是支正誼明道繹之我思庶以修慝無忝男兒

誠

宋

劉軫誠子

忤心而能樂處則忤者終順也快心而不預  
防則快者終害也怒將以加人過怒適以自  
傷也能將以致譽矜能適以名謗也寧靜若不及事  
立事之本也巧譽若可成德敗德之基也凡此皆非  
淺人所能及知必  
思之求之而後得

明

劉士焜自誠

爾無師督爾爾無友規爾爾目所見爾耳  
所聞如入酷肆莫為之主莫為之賓爾提  
提爾遠遽爾誰與居而乃今知今是而昨非爾為古  
學先闢荆杞而播種焉無速之以有體有要有華有  
矧勿曠以荒或狃而喜其有滯義如齒有物嚙之乃  
已惟瞻决事惟精察理非勇非知致遠恐沉爾學如  
此曷不夙夜懋懋勉爾爾宗昧昧如人弗揚亢宗惟  
爾爾家如東風雨飄飄承家惟爾爾身如魴勞則頽

藝文 誠

尼才不足以副志氣不足以克體畿名不足以噉微

功不足以餌致身惟爾爾敬戒爾一日為天地間人

則一日為

張純五誠越有女桑氏年十六而寡誓不改節高垣墻

院拙地而通焉詰曰蓬髮垢面哭泣不絕皆曰楚之

貞婦也邑令上其事未報女桑氏則妊矣旦曰予思

苦而腹疾也求醫診之曰男女不瀆死固吾所也何

求生為鄉人益賢之數月呱呱生噫鐘聲自宮鶴聞

於天令名可以

倖取哉誠一

予讀書瑤山下或曰是巔有白人洞焉怠於祀則不

不登樵牧必墜死每聞呵斥聲予曰有是哉五月五

日夜半風淒雨黑流星散而一二而什伯也俄上

俄下復合為一舍人不敢指曰虎豹棲止暮夜何之

洞君遊也予曰有是哉旦閱其所聚人跡焉蓋舉族

而求其亡羊也詩曰人之為言苟亦無然易曰見豕

負塗載鬼

一車誠二

吳人客於楚八年而歸道宿於山舍見一美女為作

飲食設衾篋悅之結為夫婦未曙負而逃焉其友曰

是必有奇禍蓋為爾卜卜曰狐也不聽其妻泣不止

曰是欲割吾愛也妬婦也出之期歲則體羸弱語迷

亂名巫然鹿角而照之斃於床下果狐矣矍然謝其

友而歸其妻焉滄江子曰妖也而祥之親也而仇之

盡妄耳

誠三

予行栝之深山中見一翁石室中顏如童子異而問

之曰皇都北徙老夫居此予曰何術而壽也曰予兄

業商北走胡南窮百越珠翠逼楹手足不停先予而

死九十年二弟佞不能辨奸不能眩雅好文詞日事

筆硯利害是非瑣瑣不倦先予而死百有十年予長

而愚妻子曰咨遂不室廬風雨霧雪言蔽其樗朝陽

明月抱犢于于起臥無常黃精為糧曰春與夏花明

草蘩落葉飛鴻乃知秋冬夏不至我樂不知終言訖

而去嘯於長松翁蓋有道者也予也結髮記誦透迤

盛年窮通好醜其中乃遷元髮種種顏色不妍攬鏡

自照為之茫然自今而後須命

於天如木如石謹識斯言誠四

鄉有學究陰為不善妻子誥之如傭丐出而訓小兒  
 則我而冠衣裳楚楚顏色如神小子唯命唯唯不敢  
 慢也給其子弟者曰爾師如是如是汝效之無責  
 也兒輩信之聲音舉止悉夫人所云矣學究覺焉愧  
 而去噫色厲而內荏譬之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故曰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善為人者能自為者也  
 五誠

銘

唐

司空圖溫州仙巖寺銘

巖之巔森戟鏡天中宅靈仙巖

裔甌之嶠人逸而腴某其師某其牧寺圯而復

姚揆仙巖銘

維仙之都既清且虛一泉一石可詩可圖

宋

王十朋甕庵銘

予目黃楊為甕庵因銘之曰團團甕庵

困匠不斧斤厥葉敷披覆以冠巾戶牖玲瓏透日含  
 風我非原憲物異名同濃陰酒綠春色杯深我非卑  
 卓意自酣沉孰云此庵人不可任我以意遊形骸曷  
 預孰云此庵飛禽所巢此意彼形兩不相淆孰云此  
 庵風燥雨濕我意潛任風雨莫及即形任庵如繭裊  
 蠶苟得其趣何所不堪此庵此意聊復爾耳誰非吾

必此 盧亦何

蔣偉開元教寺鐘銘

真空無相托於有形元妙難言傳於有聲形聲不滅法也大成叩之

鏘然非雷非霆息苦警情通幽洞靈何千萬年永鎮明庭

葉適鐘銘

不律不呂非陽非陰破幽出昏以大為音悲爾含生如夢自沉各隨所聞復其本心

林宜孫清安亭銘

邑無難亦無易欲治人先治己食爾葉飲爾水鬼神敬人民親檀爾金囊

爾帛衆銜冤天降謫象有齒焚其身錦步障何足榮麝退香全其壽與邱殿故不受是知清者福之原貪者禍之端清者享厥福貪者喪厥官清者取難而易貪者取易而難古人有言曰官清夢安此予所以名

亭之義歟

元

鮮于樞德泉銘

橫陽岸海為邑土膚淺薄井泉不冽邑人病之前宋時邑人宋氏得清泉於昆

山之陽引以巨竹承以石池邑人取足焉歲用竹百丈役工人皆出宋氏今有年矣大德元年九月本道廉訪僉事完顏貞按部見而嘉之時樞亦以公事至州公曰是不可不名亦不可不述名而述之非子其誰毋讓樞退考諸易得蒙之象遂名曰德泉且告之曰斯泉也當蒙而未達梯崖架壑期於必致非果行歟既達矣蓄以育物非育德歟育己之德而及於人若宋氏者非君子歟以德名之其誰不然公曰諾乃大書二字於石旌善勸功焉銘曰感沸清泉發茲靈岳柔滑甘寒可烹可瀹篔以致用厥施斯博流泉散雪四時不涸瞻彼巨海百川所歸出而不返作鹹是宜如人之身漩汗涕洟泉出高原譬猶華池味甘色白灑灑生肥飲之壽考松喬可希坡仙之言信不我欺有美宋氏心瘁體勤果行於己育德於人功在邑人澤流子孫侃侃廉車旌善勸功扛鼎之筆虎螭拏空勒銘山根與泉無窮

明

周琰重鑄漏壺銘

漏壺之制原於上古聖人掌之有官所以敬天時重人事其所關也大矣

溫郡漏壺傲於火闕之有年天順丁丑予來守茲郡  
 欲重鑄之顧以漸次舉百廢未之及歲辛巳乃圖成  
 其事郡之文武縉紳暨諸紳士咸樂於贊襄壺既成  
 俾挈壺氏掌其職而不失君子小人以之興居有節  
 所以術不違天政不失時者是郡有之宜銘以志不  
 忘銘曰挈壺有職司彼天時壺既傲矣職何由司振  
 頽舉廢厥職在誰我吏茲土寧不圖斯稽古而製曰  
 模曰規於以合天毫髮無差君子蒞政弗亟弗遲民  
 樂厥生興息有期作  
 銘紀勝載歌雍熙

祝鑾浙東道藏書銘

同年張公東之以兵備憲副駐節  
 東甌之行臺予適以職事至登公

之堂獲觀其所藏書歎曰富矣哉行且充棟矣公曰  
 何以能傳久遠乎予曰貯以櫃緘以鑰識以策如此  
 可傳矣公曰未也予曰策之固弗石若也鑄其目於  
 石矢之曰勿專於守公於傳而或失之者有如此石  
 如此可矣公曰是矣猶未之盡也曷若求子之銘使  
 人誦之惕然有警於其心或將私之則亦赧然而見  
 於其面雖欲勿傳其能已耶予曰唯唯遂退而作銘  
 刻於書目之上方其辭曰天人今古圖書則有世之

重之匪直瓊玖人皆私之公也不然憲署充棟期永  
 於傳公嘗有云仕優則學維學勿已維道斯卓公之  
 為計豈曰一身後之繼者皆公之倫為公之倫志公  
 之志偉茲圖書守而勿替載守載續其誰私之其誰  
 私之視  
 我銘辭

王瓚國子監東壁銘

維時國師疇曰曷為皇有成命朝  
 有成規天下產才資於善教早夜

從事孰為之要學曰成均堂曰明倫允知允蹈以復  
 性真彼知彌繁匪止講訟彼蹈彌邇祇在日用厥理  
 果明厥文自工懸科校拔特占其中斯豈首務既明  
 則悟指我迷途登我大路我思古人學必有師傳道  
 授業解釋羣疑鄒魯之後伊閩獨盛萬古之準萬物  
 之鏡世變寢下師不知求忘本趨末失源徇流貿貿  
 碌碌率昧攸往理義日蝕利欲日長咨爾諸生悉志  
 時用游歌橋門既廣既眾齋舍以居籩廩以食謂汝  
 為賢歲時有錫濫為爾長兢惕靡寧達材成德其曷  
 克勝豪傑之士無待自奮况茲展采雖愚必盡朝廷  
 育女欲以祿女條約督女欲以淑女懋哉懋哉務體  
 諸身上優格君下優澤民毋懈以弛母荒以逸執敏

執勤分陰是惜講習精到識局自開言行飭修官祿  
自來臨幸之地治化攸出詎曰彌文蕪致其實人極  
斯立古風斯還京輦百司孰儷賢關模  
範或缺訓切載備肫肫我心體之為貴

西壁銘 唐虞迄周既重師道春秋之世洙泗有造文  
章易見性命難聞循循善誘各惟其人載諸

六經形諸言論道術淵微靡復餘蘊後賢迭興是嗣  
是程文拓光大有如考亭日誦其書必玩其意凡厥

所言罔非吾事澄神端慮寢食勿忘時復繹習其進  
死疆維賢可希維聖可學一之為要豈必該博博則

勿精奚博之貴既精既博亦恐非易百工衆藝猶師  
是崇矧茲儒道配天同工忝生國教得賢則重今斯

涵養刻期登用勉爾諸生慎勿自卑體立用著功深  
效隨嗟予何長遵古從事邇主考亭上溯洙泗聖朝

右文燭極表章皇勅在楣賜書在堂屹屹正道煌煌  
成矩探討服行惟吾與女有肅壁雍有濟章縫門外

夕雪座上春風自虛則益自  
信則至學無止法雖仕靡廢

王激瘞鸚鵡銘 何事而離何罪而羈能言身危其  
止於斯噫吁嘻人生不材福之基

劉士焜鴈山銘 山以鳥名 以花名此入言者山開石  
石立八言之後八言之 水不沾石此入言者山搜

年毋石我水母土我石 參寥寂寂相去千  
項文蔚硯銘 硯石之多勺 銘茲山敢告游客

墨銘 不有其躬摩頂放踵以施  
於無窮爾其墨氏之宗歟

戶銘 戶常動樞不蠹  
溺晏安形神腐

香銘 灼體焚身不殞  
其芬感於神明



頌

明

劉觀郡學新建靈星門頌

與一有廟廟有靈星門舊矣按  
 星為天闕其間天門其內天庭故王者之門曰靈星  
 也溫郡學廟建於元延祐甲寅迨今歷歲既久棟宇  
 雖頹而廟貌尚可瞻仰靈星門在風日之下隨建隨  
 毀今朽腐而將圯者亦有年矣永樂丙戌秋七月之  
 望郡判歐陽公偕僚屬來謁慨然以為廟門如是非  
 所以通神靈而瞻示四方也爰命匠氏以舊廢三皇  
 廟間石柱六昇置於南越二十六日癸丑乃鳩工樹  
 焉永嘉黃尹率其民雲集奮力不浹辰而三門儼然  
 屹立矣學校人士莫不鼓舞忻欣成謂數百年不刊  
 之工一旦建立若易易然者謂非聖人左右之靈郡  
 縣作興之力不可也吾黨出入是門其敢忘所自哉  
 因拜手而作頌曰於昭聖王有巖廟像靈星之門上  
 應天象神靈往來君子出入數仞宮牆烏可拾級惟  
 聖有教動由規矩大闢儒關來者不拒六經道遠異

論喧厯聖猶砥柱鎮彼奔頽高明位列足以擎天來  
瞻來仰希聖希賢昔焉朽木不可以雕今易六石桓  
桓翹翹育材儲英上佐天子柱石棟梁斯爾多士伊  
誰之功郡縣是力僉讓不居曰惟聖德聖德所被豈  
惟是門於千萬  
年有赫斯文

黃姬水貧士何溥頌

溥也哲儒聖步賢趨玉堪擬德隅  
實彰儀躬遭育鞠心嗜道腴獻稱

有試友  
殯無歸

贊

明

黃淮御製恩賜詩贊

宣德壬子冬臣淮謹以謝恩詣闕  
賜宴內閣俯留累月賜遊西苑憫

臣疲弱許乘肩輿循太液池徧覽勝麗宴於萬歲山  
麓至榮至幸誠出非常陛辭之次重蒙親灑宸翰製  
為詩歌獎諭隆厚煥乎若杲日之照臨郁乎若卿雲  
之垂蔭副以織金紗衣俾之被服以為鄉邦之光寵  
錫駢蕃敷宣罔既竊惟臣淮質本凡庸才乏世用過  
承列聖之知遇叨膺顯秩之光榮茲者伏遇皇帝陛  
下德協重華仁浹庶類下逮顛蒙之無似上厪聖眷  
之有加雨露沾濡頓使春回於枯枿奎躔炳耀普令  
光被於儒紳仰荷鴻施圖懷報稱伏媿駑駘之伏櫪  
有負馳驅重惟葵藿之朝陽誠深仰戴切惟古者人  
臣侈君之命勒諸鼎彝以傳永久臣竊援斯義摹勒  
貞石垂示來茲永為家寶謹撰御製恩賜詩贊一通  
并奉刻本上進伏惟聖明俯垂睿覽贊曰於穆聖皇  
尊臨大寶稽古右文崇儒重道顧惟微臣茶爾無庸

淵衷天豁曲賜優容虎拜闕廷龍光下燭錫以宴游  
恩眷彌篤親御翰墨敷繹雲章褒獎過厚訓諭孔彰  
拜手稽首載忻載喜省躬揣分兢惕靡已仰惟聖製  
妙幹元機圖書啟秘奎壁騰輝捧以南還祥飈載途  
光照衡宇歡溢里閭齋祓絨膝襲藏惟謹摹勒貞珉  
覃福祚允稽諸往牒寵異常倫感填胸臆報乏涓塵  
願效封人嵩呼三祝惟皇仁聖天心攸屬皇契天心  
澤被萬方鴻圖鞏固地久天長臣述贊詞藏之石室  
百千萬年  
永保貞吉

李夢陽卓忠貞公贊 鳳趾麟遊山奔海峙伊周媿才龍  
比同志猛虎可馴亢龍有悔自托

夷齊媿  
彼管魏

陳仁錫卓忠貞公贊 齊黃死難不聞碩畫胡解委身負  
慙詬責公晰釁萌獨陳密冊前同

徙薪後寧銜壁異  
哉逍遙僧伽虎跡

陳宣章恭毅公贊 士以死諫公幾死不死人以死懼公  
幾死不止烏呼公何心耶而至是耶

疏

宋

許景衡奏事劄子 臣自蒙誤恩備位執政閱日滋久了  
無建明不獨智慮淺短言詞澀訥亦

以陛下方圖東幸纖悉措置上關宸慮竊謂與其狂  
易之黷寧負不敏之罪今者駐蹕淮甸上下安寧此  
正講明治道興滯補廢時也故不揆迂愚輒以見聞  
昧死上獻庶幾有補聖政之萬一臣竊觀方今人才  
未備而政事不立法度未修而宿弊尚存浮費不節  
而國用空虛賦役煩重而民力困弊命令不行而事  
多壅滯賞罰未明而人無懲勸賊盜繼作而吏民被  
害邊境危急而武備勿嚴奸賊未逐而貪暴滋多公  
議未伸而親黨害政凡此十事之利病實繫國家之  
安危安危所在變故難測以陛下之神武英斷必能  
成中興之業以陛下之敬誠孝友必能迎二聖之歸  
其事雖曰多端其要不過十者而已惟是十者之利  
講之不可不熟十者之害去之不可不速講之熟則  
是非明白去之速則立見治效欲望睿旨下三省樞

藝文 疏

密院公共討論修復祖宗之成憲稽察士夫之公議  
下從民欲上取聖裁於以致中國之安榮於以釋異  
域之憂鬱在陛下  
果斷力行之而已

乞委任宗澤劄子

臣竊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  
失事未知是否如何澤之為人及

其為政固不能上逃聖鑒第未知果指何事而言也  
若只緣拘留金國使人此誠澤之失然原其本心只  
緣忠義所激出於輕發未盡識國家事體耳又未知  
別有何等罪犯也臣自浙度淮以至行在得之來自  
京師者皆言澤之為尹威名政術卓然過人誅鋤強  
梗撫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  
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歎慕以為去冬京城  
之內不能固守良由大臣無謀尹正非才之故使當  
時有如澤等數輩赤心許國相與維持則其禍變亦  
未至如此其酷也今只較其未度小疵便以為罪不  
顧其靖忠報國之大節臣雖至愚竊以為過矣况澤  
昔在河朔遭遇陛下遮留拱衛繼參幕府宣力為多  
今尹天府其積效又章章如此則其所為終始亦可  
考矣而議者獨不能少優容之其亦不恕矣乎且關

封宗廟社稷之所在擇人居守尤非他州別路之比  
今若罷逐澤則當別選留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  
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即有其人則除授交割尚費  
日月兵民亦未信服防秋是時計將奈何如未有其  
人則澤未宜遽然更易也伏望聖慈上為宗廟社稷  
下為京師億萬生靈特賜主張厚加委任使成禦敵  
治民之功  
天下幸甚

論罷童貫宣撫河東劄子

臣聞天下之事言之未  
然若狂率而無根言之已

然則又緩後而無及矣近者中外喧傳皆言朝廷將  
起童貫宣撫河東若果無此議則是傳者之妄而臣  
有採聽不審之罪若果有此議則臣願言之於未  
也謹按貫頃在陝西專務誑誕以為事功夤緣軍需  
攘竊邊計重以賄賂至千萬億奏功第賞皆由請囑  
胥吏厮僕皆位侯伯狎昵士卒墮壞軍政此皆陛下  
所洞知者也前日燕山之役不能上遵宸畫漫無紀  
律洵至敗衄徘徊境上師老氣索遂使遠裔小醜妄  
為已功邀求無厭傷威倍費貫之誤國豈不灼然臣  
昨論列劉延慶不當量移事親奉德音以為皆由宣

撫司號令不一以至白溝之敗為其引年謝事故議者不復及之今若起自廢閒重領兵柄不獨誕謾貪墨有甚於前日也且貫既無功於河朔尚能有為於河東乎方其壯時罪惡固已貫盈今老且病矣尚能革心自新乎古者國有大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今陛下命將興師以靖疆場此政事之大者亦嘗謀之衆人乎士民駭惑論議紛然夫豈妄意以為不可哉誠見其已試而無效也臣累被聖訓彈擊官邪毋憚大吏然則今之官邪亦有甚於貫者乎今之為吏亦有大於貫者乎故敢昧死獻先甲之言庶幾不貽朝廷後日之悔也伏望睿斷亟罷所以命貫者別謀良帥以濟萬全之舉實天下之幸

諫幸寺劄子

竊惟陛下巡幸恭迎太祖太宗神主載

敢陞舟燒香者誠以非時瀆神恐失禮也今來道出淮泗方謁神主在駕佛寺臣恐天下議者以陛下緣致敬於僧伽歎神靈於宗廟不獨誠意有所未專即於禮文亦未為得也若以為為行幸祈福耶則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天地神明所共呵護豈若商旅細民每過淮泗便邀神塔廟耶况祖宗巡幸並無

臨佛祠歎浮屠故事惟章聖皇帝東封道過睢陽見張巡許遠廟為之歎賞表其忠義以為臣下之勸而已於此見帝王一嘖一笑豈無謂而發哉臣愚欲望聖明一意奉先之孝謹守祖宗之制毋惑浮議而為有識者所非也臣不勝拳拳所有臨幸普照寺塔下燒香指揮伏乞特賜寢罷

婁寅亮請立太祖後劄子

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

章聖選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絕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已憂勤備嘗艱險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還前星未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舊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籃縷僅同民庶仰違天鑒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鑾之期黠鹵所以未有悔禍之意元元所以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於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

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副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

王十朋輪對劄子

臣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者蓋人主攬權之弊臣請借唐以論唐自高宗中宗以來

而掌握之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承平既久怠於聽斷內則移於奸臣外則移於藩將是又失之於彼也肅宗再造唐室代宗平亂守文而權稍歸朝廷亦可謂能收之於此矣然君臣苟安瓜分土壤以授叛將繼以德宗之姑息自是而後權歸藩鎮矣是又失之於彼也憲宗剛明果斷削平僭叛而權復歸朝廷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晚節任用非人禍生所忽自是而後權歸閹寺矣是又失之於彼也陛下比懲大臣之盜權收還威福之柄朝廷清明皆謂陛下為不世出之英王邇者眾口藉藉謂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秦檜死百秦檜生也其間最甚者如三衙管軍輩與北司深交固結盜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不可制遏昔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為終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禍始於內而

亂形於外臣竊為陛下憂之夫權之大者莫如名器與財兵今以管軍而位居三公是盜名器之極矣古之時無有也祖宗之時無有也又天下之利源財路皆入其門培克聚斂不知紀極國用日蹙而私室愈富三家擅魯田氏擅齊殆不過此且身總禁旅久而不容其進自恃兵柄在手有輕視朝廷心夫樞密者號本兵之地號令節制天下之諸將今殿廷立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甘心其後而不自以為耻事勢倒置如此不奉行其意旨者幾希其能節制號令之耶又其子弟親戚咸盜清要之職臺諫有論列之者朝廷必委曲庇護俾其言卒不得行昔唐大將管崇嗣背闕語笑李勉劾其不恭肅宗謂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李祐有入蔡縛吳元濟之功遠詔進馬溫造正衙扞劾祐自謂膽落於溫御史今臺諫言及侍從大臣隨卽罷斥而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其何以為國耶不獨此也至若清資橫加於管軍之門其何以為醫門諸軍置承受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置選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內外將帥剝下賂上結怨於三軍道路之間捕人為卒結怨於百姓皆非

治世事也陛下自總攬以來聖政不可勝紀如前日  
 竄逐猾闖天下尤服陛下之英斷惟此數事臣所謂  
 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可不深懲而痛革之耶臣願陛  
 下慨然發憤斷自宸衷杜邪枉之門塞僥倖之路鑒  
 漢唐之禍而斥近習懲齊魯之患而抑強臣不惟尊  
 嚴朝廷亦所以保全此類不然臣恐太阿倒持日甚  
 一日天下之憂不特在裔鹵而已此臣所以  
 不避斧鉞之誅為陛下痛哭流涕言之也

論史浩劄子

臣聞人臣之罪莫大於懷奸誤國植黨  
 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有一於此罪

不容誅衆惡備焉其何可赦臣謹按尚書右僕射史  
 浩人品几下天資險奸昔為士人以權酷犯罪身幾  
 不免及試吏州縣奸賊狼藉惡聲播聞浩能以諂佞  
 取容致身朝列夤緣遭際事陛下於潛藩龍飛在天  
 躡居政府浩不知盡臣子之大節報非常之恩機巧  
 百端得罪公議臣請條其罪惡之著者有八焉往歲  
 太上皇帝聞欽宗之訃痛切宸衷下詔親征思雪國  
 恥知陛下春秋鼎盛智勇天錫斷然以社稷付之深  
 望陛下之大為有為也浩為心腹之臣不能以忠自効  
 乃於義不共戴天之日首進寢兵之言專主和議以

沮大計蓋欲踵秦檜之故態為固寵之身謀此懷奸  
 之大罪一也太上皇憤逆亮之淪盟悟和戎之失策  
 以疆場之事付爪牙之臣大將吳璘等奮身血戰復  
 秦隴故土屯兵固守俟時相機縱未能長驅以定中  
 原亦可以牽制敵人南牧之患浩既主和懼璘進取  
 陰使其黨鼓扇浮議妄謂鹵與西夏協力攻璘遙從  
 中制令不退者斬遂取十三州之地而盡棄之將士  
 喪氣中原離心誤彼生靈盡遭魚肉不獨棄地棄民  
 是乃棄信皆由浩欲售一己之私而不顧國家大計  
 此誤國之大罪二也浩履歷既淺德望素輕驟居要  
 途天下竊笑故取國家名器為一己私恩躁進之徒  
 翕然合為一黨至有嫡子嫡孫之號親姪過房之稱  
 有號密傳心印者有號正法眼藏者各居宗派布在  
 朝列者紛如也昔王叔文竊柄有八司馬之黨李逢  
 吉用事有八關十六子之徒浩得時遇主如此乃欲  
 效叔文逢吉之為此植黨之大罪三也浩自參朝政  
 即盜大權官爵科第輕以與人進退百官悉自己出  
 為右揆益肆其奸方欲排擊所憎驅除異己會其腹  
 心內潰黨與相攻陛下察其奸邪知其朋黨收攬權  
 柄出自宸衷不然朝廷之禍可既耶此盜權之大罪

四也陛下嗣位之初首下求言之詔忠臣義士上封  
 言事者非一浩抑讜直之言不使上達有佞已者則  
 以免解啖之春闈省試知舉三人上體聖心策問時  
 事浩疑其斥已遂令黨人林安宅追捕雕匠勒令毀  
 板三知舉嘗面奏其事有旨令刊行安宅憮人也知  
 有浩而不知有陛下不遵聖旨而惟浩是從卒不許  
 刑陛下取士之始而浩首禁程文何以彰明朝不諱  
 耶此忌言之大罪五也太上皇用天下人望起舊相  
 張浚知建康陛下因付以江淮重任擢為樞府委任  
 之專不啻若憲宗之待裴度浩與浚冰炭不同且懼  
 其成功凡有奏請必多端沮之初遣史正志往建康  
 欲沮浚進取之計及其既還遂酬以郎官又因詔百  
 官言事遂令王志等密加詆毀指為許靖房瑄有識  
 為之不平此蔽賢之大罪六也浩凡與同列奏事未  
 嘗不留身退則妄稱聖旨以誑之浩嘗有辭免參政  
 劄子未嘗稱祖宗及太上皇之德退則僭加數語以  
 報行浩之欺君大率類此昔王欽若為相每奏事必  
 袖數奏但出其一餘則詐稱已得聖旨馬知節嘗面  
 折其奸浩挾欽若之奸以罔眾朝廷無知節之直者  
 以折之此欺君之大罪七也陛下即位之初以太學

生經太上帝教養之久並與免解浩乃收為已恩務  
 在籠絡已而聞諸生議已遂深疾之復加沮抑嘗於  
 稠人中言太學有風波臣對以子產不毀鄉校浩曰  
 某固無他但上怒之爾浩近赴景靈宮行香道由貢  
 院會太學補試士子填壅鄧王回車避之聞者欽歎  
 浩乃作威以逞為士子所嘲既而語人曰上怒補考  
 喧嘩欲令不考某以誤其遠來救之浩善則稱已過  
 則歸君皆此類也此訕上之大罪八也浩無宰相才  
 而居具瞻之位遇堯舜至而懷共鯨之凶今陛下方  
 當任賢使能圖回大業如使浩輩久在廟堂其可以  
 望中興之治耶臣願陛下正其罪惡竄  
 之遠方以快天下之心以為羣臣之戒

論史正志劄子

臣聞奸人多謀能觀時而為進退當  
 權臣植黨必附合求進以竊美官及

朝廷清明則又用奸計而苟免以逃大憲熙寧初王  
 安石為執政用小人呂惠卿之謀變祖宗法度逐朝  
 廷正人天下莫不切齒及元豐末司馬光為相惠卿  
 自知罪大為正論所不容遂丐祠於外冀脫典刑時  
 蘇轍為諫官遂首論其惡安置漳州天下決之由是  
 見祖宗時為臺諫者排擊奸邪未嘗因其求去而容



其幸免也臣謹按吏部郎官史正志操心傾險賦性  
 奸邪自為士人時常出入貴人之門專事交結及初  
 登科就欲求為秦熹之婿托平日素所交結者賂乳  
 媼使之譽已秦氏聞而薄之遂不見納既而干求時  
 相而得監倉善觀時以求進聞樞密葉義問欲議進  
 取遂竊吳若江淮表裏論而增損之自號恢復要覽  
 以投義問遂由筦庫而得密院編修為士論所唾及  
 史浩執政欲主和議正志復變前說以投浩浩喜其  
 佞已遂遣之建康以為說客欲以口舌沮進取大計  
 嘗談兵於張浚之前浚所不禮正志乃妄撰語錄設  
 為已與浚答問辨難之語歸以佞浩浩大喜之除為  
 戶部郎官浩與正志姓同而族異乃拜浩而父事之  
 在浩之門敢為用事故士論有親姪之朝正志既不  
 見禮於浚遂極口詆之嘗應詔上書比浚為許靖房  
 瑄間陛下名浚懼其不利於浩倡為浮議以沮其來  
 時人比之張又新今陛下知浩之奸斷然罪之知浚  
 之忠破羣議而任之正志自知筋比讒慝得罪於清  
 議遂力求去朝廷乃以福建運判與之正志能用奸  
 以自免大類惠卿求去於元豐之末臣濫職風憲苟  
 不論而擊之寧不自愧於蘇轍乎欲乞陛下特發英

斷明正志讒慝朋比之罪以正典刑縱未能行兩觀  
 之誅亦當薄示三危之竄庶使元祐清明之政復見  
 於今日天下幸甚

與提舉論災傷賑濟劄子

伏觀今歲風水災傷浙之  
 東越為最甚上貽宸念特

加賑恤今有所見條具如後乞賜詳酌施行一本府  
 有紹興二十七年以前積欠稅租數目非一今歲不  
 登一年常賦猶無以輸積歲逋負何從而出欲乞敷  
 奏朝廷將積欠稅租權行停閣俟來歲有秋仍舊輸  
 納庶一郡生靈均被大惠一切見本府訟牒私積居  
 多其間不實者半蓋受理之門既啟虛妄之訴遂興  
 所負無幾為費不資至有賂胥吏以買直者今凶荒  
 救死不贍若加以私債民之流亡餓踣者必多欲乞  
 敷奏朝廷一應新舊私債不問多寡並放一年官司  
 不得受理俟豐稔盡償庶貧民不致重困一災傷去  
 處蒙聖恩將義倉賑濟某處諸邑人戶有逃移於未  
 獲旨之前不知有賑恤之慈者或為奴婢或為乞丐  
 或為鼠竊殊可矜憫欲乞台慈委諸令佐廣行告諭  
 招其復業如家計已破仍重加拯救無致失所以體

聖主勤恤之意一風潮所壞海塘如前日土虞縣陳請之類依法合以食利人戶修築今濱海之民既被災傷富者困貧者饑况工役廣大必難取辦若役他鄉又不能無怨欲乞台慈委自令佐或以官米或勸富民隨多寡出穀或米日給升斗以僱之方艱食之秋民幸以得食不憚出力就役如是則修築之功不日可就

陳傅良入奏光宗劄子

臣不勝螻蟻之忠輒有愚言仰誅不悔臣聞父子天性也孝慈之道不待教而能者也自士庶人皆然而况於人主乎然考之載籍則有尊為人主而隙開於父子之間至於禍敗反不若士庶人之家者何也賤者羣居其勢易親貴者異官其勢易疎故也夫惟其勢易疎則離間之言易入離間一入則父之情不欲自疏於其子子之情不欲自明於其父由是愈難於言而父子之隙開矣父子之隙開而禍敗至唐之西內則李輔國之徒前日之龍德宮則梁師成之徒是也論至如此可為寒心恭惟陛下父子之間一同舜禹而此年以來稍虧定省之節

臣誠卑賤不能知宮禁間事若以前鑒觀之或者亦當有離間兩宮者乎陛下孝謹本自無他偶以纖介動成疑沮壽皇之意又不敢自察察言之而左右之臣下恐傷壽皇之意又不敢自察察言之而左右之臣各憚天威亦以傳言為諱由是禮文浸疎情好日隔積成因循實駭聞聽此臣所以不避萬死而輒言之也言之者將以通之也有如天意信謂如此即下臣章明詔大臣使兩宮左右曉然知此務通二聖之情則舜禹之德千載同符矣

直前劄子

臣今者不識忌諱幸因賜對論及兩宮情備盡懇悃仍令臣入文字指罪離間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何以過此臣雖捐糜無以報稱比至奏入竟留不下臣切自咎責非陛下之不聽臣言實臣負陛下耳以此不避煩瀆再有奏陳臣聞天倫骨肉自然恩愛偶有間隙至於猜疑考之載籍間或如此然而秉彜之性不可解剝同氣相求終易感動是以方其懷疑若將終身而不合及至感悟則又俄頃而如初往往喜極至於流涕

豈同他人各有異志雖以盟誓相要竟亦關防不已者乎况陛下父子聖明同德舜禹適至今日尤非本心苟反求於一念之初則何待於多言之切且陛下獨不記壽皇之疎魏邸乎自古廢立由於愛憎壽皇此時果何心耶而陛下忍忘之也若曰離間之人則亦宜有緣故究觀前代多是奸臣因懷反側之心遂懷間諜之計為此向背皆以自危今之羣臣豈有是事蓋未嘗得罪於陛下則必不赴愬於壽皇人情曉然可以洞察假使近習妄自分明間或有少可語言亦不過暫時欺蔽初非要害可造事端雖是合正典刑何足尚煩聖慮此臣所以日夜痛心以為陛下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至此也抑臣不識聖意今將聽二三大臣與百執事之言而為父子如初歟將一切勿聽使父子終不得相見歟昔虞舜欲見其父於生前日號泣於旻天訖於克諧萬世誦聖漢武欲見其子於死後作歸來望思之臺天下聞而悲之而事已無及徒成永恨二君之心大抵皆同遲速之間得失相反臣言及此亦既泣下今請以此月扈從車駕過武也臣言及此亦既泣下今請以此月扈從車駕過宮為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陛下將退而受誅戮矣

臣不勝迫切之情取進止

### 葉適辨兵部郎官朱熹狀

臣聞告君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者為欺臣竊見近日朱熹

除兵部郎官未供職間而侍郎林栗急劾去之士論怪駭莫測其故蓋熹素有文學行誼居官所至有績因王淮深惡之遂不敢仕淮既罷去陛下趣熹入對用為郎官無不稱慶忽為栗誣奏使去衆議洵洵不平臣始疑之以為得非熹果有罪外人不知而栗獨得其實耶暨栗奏文傳布中外臣得始末參驗然後知其所言熹無一實者也栗雖貴而近臣雖賤而疎然臣子之大義一也烏有栗以不實之罪欺罔君父而臣忍不以其實陳於陛下乎栗言熹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肯赴部供職臣聞熹既受除郎省劄即時遣回江西提刑司接人其時朝士皆共見之熹以脚疾發動不任下床遂申尚書省乞假候痊供職是栗謂熹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司不肯供職非其實也栗言熹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緣長貳不合管郎官廳印記臣再令送還仍加鑄諭既入宮門上殿奏事并徧謁宰執臺諫

即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為難兼郎官印記難以棄擲  
 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為卿貳不能率  
 屬致其偃蹇拒違君命實負慚懼所有印記無所歸  
 着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以至於達旦臣聞熹  
 未對之前脚疾已作當對之時偶然少止對下之後  
 與宰執臺諫相見脚痛復劇既申尚書省祇受恩命  
 止乞給假供職適會歇泊旬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  
 印記熹既未供職其可受乎熹已申省給假矣雖欲  
 聽栗鑄諭而扶曳供職可乎是栗謂熹不受印記偃  
 蹇拒違君命非其實也栗又言熹本無學術徒竊張  
 載程頤之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十數習為  
 戰國之態妄希孔孟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  
 首也臣聞朝廷公教育於上士子私淑艾於下自古  
 而然使熹果無學術何用師之果有學術其相與從  
 之者非欲強自標目乃所以為人材計為國家計也  
 今栗以諸生不得從熹講學為熹之罪而又謂非治  
 世之法宜禁絕之此又非其實也栗又言陛下愛惜  
 名器館學寺監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視郎  
 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大宗正丞  
 計衡兼權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

所以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聞陛下明詔登  
 任監司知州者始得除郎其事久矣館學寺監雖久  
 次而未嘗歷知州監司則不可兼權豈得謂之當遷  
 郎官哉差除之制那換闕次移衡用熹熹何德焉是  
 又栗急於誣熹之罪組織言語以足其文爾而不自  
 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熹既  
 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乞將熹新舊任指揮並且停  
 罷臣聞唐以左右丞進退郎官矣本朝故事未之或  
 然惟臺諫彈劾有停斥之請給舍繳駁有寢罷之文  
 至於六部寺監舉劾其屬必曰乞行迴避微其文婉  
 其義所以重臺綱而尊國體也今熹得為栗之屬尚  
 未供職而栗已望風劾之且兼用給舍臺諫繳劾百  
 官之例何哉栗以職制紀綱劾熹而先自亂之是職  
 制紀綱之說非其實也凡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  
 者至於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朱熹蓋自昔小人  
 殘害善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  
 為植黨近忽創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  
 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  
 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缺以好學為過愆相  
 為鈞距使不獲進於是賢士惴惴中才解體銷聲滅

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此於陛下彰善黜惡封植人才以為子孫無窮之計者其損不細矣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於下而更襲陳賈鄭丙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嘗害第恐自此讒口橫生善良受禍誠不可不預防而早辨也臣去冬蒙恩面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不可之條方齋心滌慮以俟陛下反覆詰難庶幾竭盡愚忠今一即官去留何至譏謔徒溷宸聽哉蓋見大臣以下畏栗克之莫敢辨明積其厲階將害大體伏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無惟其近惟其賢無惟其官惟其實摧抑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國家之本孰大於此

薛叔似論聽言疏

臣聞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不敢妄言此聽言之要也且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欺罔或以諂諛輻輳攻之各求自售而其為說皆有以文飾之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汗白使黑呼正為邪或辭同而情異或言此而意彼辯言至於亂政游言欲以自解劉向

所謂熒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蓋謂此也然則孰從而察之日萬事有正理天下有公論質之正理而然採之公論而然則其言為必可行之言質之正理而不然採之公論而不然則其言為寡言繫易所謂慙枝游屈孟子所謂詖淫邪遁蓋舉其大槩而已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不知言無以知人乾坤所以知險知阻者舍簡易何以哉雖然是非邪正之不察固害治也是非邪正之兼容尤害治也假如今日以某人之忠言也聽之明日有欺罔者亦聽之不加罪焉人何憚不為欺罔今日以某人之抗論也聽之明日有諛諛者亦聽之不加誅焉人何憚不為諛諛是非兼容久之是必為非所勝邪正兼容久之正必為邪所傾唐史所謂引桀蹠孔顏相闕於前而以眾寡為勝負豈不甚可慮哉陛下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中心無為而守至正凡臣下之進言一經於前無不洞見然優游寬容未免過當故用舍進退或至混淆二十餘年之間治道不振國勢不尊其端蓋出於此伏願陛下廓離照之明奮乾綱之斷審言者之事理而一揆之公論則宗社幸甚

張闡條闕政劄子

比年災異數見去春温台颶風壞廬舍以萬計二浙飛蝗蔽野今歲夏秋

雨淫水溢米值翔湧太陽薄蝕星緯復爾當思應以實不以文乃者言路輕易出令不謹君子未進小人未退給札條弊政而無所更革臧否監司守令而無所升黜文具如此致變固宜至如近則荆襄江淮守禦缺然遠則蜀道連歲出師凋瘵已甚陛下方馳騁毬馬日引狼子野心之人周旋禁籟垂象安得不再

警耶

蔡幼學上光宗封事

陛下自春以來北宮之朝弗講比者壽皇愆豫侍徒臺諫叩陛請對

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羣臣隨以號泣陛下退朝宮門盡閉大臣屢日弗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頸遷延至午禁衛飲憾市廛軍伍謗誹藉旁郡列屯傳聞疑怪變起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壽皇所命則疇昔慈愛有感平心可不獨出聖斷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乎

章慰劾韓侂胄劄子

畧竊覩太師韓侂胄鹵莽武臣夤緣戚里躐登樞仕實非良材始

者妄以內禪之功自居過望節鉞丞相趙汝愚持正不阿遂致怨謗共構邪謀以相傾陷至朱熹之進縉紳交慶豈意侂胄媚嫉之過恣為讒言上惑陛下跡其所為窮奸極惡中外周知莫不切齒故彭龜年首言之章穎徐誼又言之李祥楊簡又言之陛下悉不采聽侂胄予奪既專趨附之人接跡大用而朱熹始不容於朝及熹去而朝廷空矣

劉黻率諸生上書

黻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已痛癢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

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腑至若君子鬱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忡結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讜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姦屏跡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能不為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抑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乃今老饕自肆姦種相仍以詔誅承風旨以傾險設機竄以洪忍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羣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

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當陛下詔起彙髦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規之以為進退之機乃今坐席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脈自此絕矣比年朋邪扇焰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兩疏差強人意乃今軟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輒阻而公論之脈自此絕矣况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為少可攻之惡不為不多術窮桑孔浸有逼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以乳臭騃子而躡登從橐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藩輔錢神通靈於旁蹊公器反類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唯為陛下紀綱者知為身謀不為陛下謀陛下明燭事幾詎可墮此輩蒙蔽術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遂使淳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為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

為大臣友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為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頤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為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名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陛下萬幾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垓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况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垓則以秘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塞倖門絕曲徑垓則縱俠客以兜攬關節持潤扁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簸弄按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辨明斥媚相之非蹇蹇諤諤流出血肝榮身居言責自當愧死尚敢妄肆斐畧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磊卿臣咨夔臣應起臣漢弼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為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輒斥獨垓榮輩貪饕頑忍久汗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事未正事會方殷民生膏血脛削殆甚

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公論一脈耳小人  
 以不恤之心為無忌憚之事其意不過欲爵位日穹  
 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為國家計哉自昔  
 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  
 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  
 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偽陰陷潛誣  
 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惡不止向使劉  
 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  
 臺綱其禍豈至此烈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  
 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  
 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為陛下  
 伸一喙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  
 無君子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儉人者陛下獨可  
 倚仗之乎若堦之罪又浮於榮雖兩觀之誅四裔之  
 投猶為輕典陛下留之一日則長一日之禍異日  
 雖借尚方之劍以礪其首何救國家之萬一哉  
 諫游幸疏臣聞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  
 又安四裔賓服富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之單于  
 震龍言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邊廷無事而有

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  
 游觀無度不足數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兢兢業業祇懼終  
 始憂勤無逸言游畋則不敢日昃則不暇食曷嘗借  
 祈禳之說以事游觀之逸比年以來以幸為利以玩  
 為常未免有輕視世故藐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  
 警而有武帝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  
 晏安之醜毒陛下春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  
 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數年來創龍翔創集慶  
 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游幸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虛  
 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久  
 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者進  
 日太一所臨分野則為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  
 之說西北坤維安堵可也今五六州安全者不能  
 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耶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  
 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謬雖其悔之弗早  
 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大凡人主不能無過脫有過  
 言過行宰執侍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縉紳士  
 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為  
 不知道未為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  
 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為當



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為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

陳宜中劾賈似道劄子

江上一出不能報三朝禮遇之恩必能以一死謝天地涵育之澤乃提師逗遛不發一矢今忽報臣等孫虎臣退師又報諸軍已潰初猶有自與一決之語既變為海上迎駕之言臣見其平日自詭知兵意其有深謀秘計可以救一脈於垂亡忽有督府隨行吏歸乃言似道於二十一日夜竄身而去莫知所之臣起身書生叨居要地每見其施行時有差舛未嘗不隨事納規才殫力乏莫能救正稔禍今日涕隕何追似道既已喪師竄身上誤宗社臣向在烏臺既無呂誨之先知今居執政又不能為魯宗道之力爭罪何所逃謹亟具自劾以聞欲望聖慈將臣重行誅竄王平口苟容之罪以謝眾論仍正似道誤國之罪以謝天下祖宗德澤未衰人心戴宋猶切一線尚可挽回乞先將公田市舶茶鹽諸弊民所欲者賜詔罷免別議令圖以昭太皇太后陛下哀痛悔悟之意以格皇天悔禍助順之心臣雖愚死將瞑目

明

卓敬徙封疏

燕王智慮絕人雄才大畧酷似先帝顧其地方廣邈士馬精強金元之興皆由於此今宜及其未備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則羽翼既剪變無從生萬一有之亦易控制不然彼志得行則謀無不遂大舉而南建瓴東下當此之時勢如瓦解陛下子然一身雖有一二特立之士亦無能為矣夫將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可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以莫能察惟陛下留意焉

章綸修德弭災十四事

錄一 惇孝義 臣聞伊尹告太甲有長始於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化之源天子所以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不越是也故大舜克諧以孝周文事上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元宗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或設五握與

諸王更處或置花萼樓與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  
如此臣伏望皇上於退朝之下必朝兩宮尊奉上聖  
皇太后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禮是即虞舜周文漢  
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  
是為天下之父也與皇上同氣異胞是為至親之兄  
也皇上曾親受上皇之冊封是為上皇之臣子也上  
皇親征北敵被留漢庭嘗以詔旨傳位於陛下是以  
天下授陛下也陛下尊之為太上皇帝是為天下之  
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  
也上皇為陛下親兄陛下為上皇親弟况上皇天性  
謙冲意無彼此伏望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一幸南  
宮率羣臣朝見上皇於延安門以序連枝同氣之情  
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萬世帝王之法也臣竊觀北  
極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復中宮之象而位不  
虛也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  
婦也今茲詔冊妃汪氏為皇后以厚天下之原是以  
正位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又詔冊  
世子母阮氏為皇后是固所以正大體明彝倫而中  
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世子薨逝三民莫不痛  
心然而中宮之位不可久虛伏望皇上復召汪氏於

正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國  
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  
儲位亦不可久虛伏望皇上推同氣猶子之誼詔沂  
王復居儲位以俟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  
氣充溢於宮庭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  
殆見天心自回災異自弭而天下不足平矣

周旋請迎駕疏

臣竊觀車駕之北征也皇上以宣廟之

上太上皇帝尊號且圖迎復此天下之至理也彼雄  
黠也先不知此道率兵送駕仰賴聖明深燭其偽使  
不遂所欲而去臣則獨痛上皇與之俱去也夫上皇  
以中國至尊一旦屈身沙漠蓋始誤於王振終誤於  
喜寧臣言及茲五內崩裂伏望皇上以復仇雪恥為  
已任大興問罪之師以迎被留之駕昔唐肅宗即位  
尊元宗為上皇及自蜀還上皇即日入興慶宮豈非  
先時處之有所款他日戰勝敵降上皇必還亦宜預  
為歸處之所則非惟皇上不失所尊之  
初意亦足以釋也先所給之羣疑矣

章元應乞寢太監錢能還朝恩命疏

臣聞古之君子為  
大於其細圖難於

其易苟或星星不撲而燎原是謀涓涓不遏而滔天  
 是務豈不為無窮之海哉切照太監錢能本以刑腐  
 庸材誤蒙任使鎮守雲南剝削土官致使遠彝不服  
 據險跳跟先帝洞見其奸特勅罷歸以謝天下既而  
 營求不已復得守備南京積惡不悛愈加縱肆陵忽  
 文武大臣辱打奉勅守將侵占田地蘆場不知幾千  
 萬頃起蓋舖面房屋動計數千百間多役軍丁廣漁  
 民利積金寶如叩山張威勢知狼虎遠近側目敢怒  
 而不敢言禁遏皇上嗣登天位獨秉乾綱將本官改  
 調司委削其重任人方稱快而隨有自便閒任之恩  
 命下無何而復有寵名還朝之舉有識傳聞無不驚  
 駭謂陛下英謀神斷有罪必罰今獨於錢能恣恣眷  
 顧之若此者豈聖明之本心哉偶因左右蒙蔽而誤  
 有此舉耳若陛下知其其在雲南而壞雲南在南京而  
 害南京則必明正其罪而誅竄之矣豈有今日之誤  
 恩哉夫錢能以一介閹人何足深論但以此人之進  
 退可以卜此曹之用舍此曹之用舍可以驗政治之  
 得失政治之得失可以瞻聖德之虧成蠅營狗苟踪  
 跡雖微履霜堅冰漸萌可畏况其罪惡昭彰而猶蒙  
 擢用則前日之屏斥放逐者皆可彈冠相慶矣小人

復用之幾或萌於此此臣之所深慮也且以小人之  
 有罪者可以已退而復來則在廟之賢者能保其已  
 用而不退乎前日之烏獸花木寶貨珍玩聲色狗馬  
 宴游馳騁之事能保其不復進乎即今日之稽古右  
 文用賢納諫圖治安民敬天法祖之政又能保其永  
 永不變乎雖聖明在上萬萬無此然人心愚昧不能  
 無疑此又臣之所深慮也伏望皇上鑒往古防微杜  
 漸之戒納微臣私憂過計之誠追寢前命別為處置  
 庶小人無復用之幾禍端無將  
 萌之漸宗社生民不勝幸甚

重爵賞疏 國家稽古建官文武並用蓋為軍民而設  
 有軍政之官未嘗無益於軍民而徒設是官也誠以  
 官者朝廷所以尊有德貴有能與之共天位治天職  
 而非僥倖之輩可以得之而賤官爵也近年以來內  
 外職官比之舊額加至數倍兼之年年納粟而庸人  
 孺子之流皆紆金紫時時傳奉而奔競無恥之徒歷  
 位崇高獻珠獻玉援例而陞上馬上草量資而授文  
 學侍從顧問代言職在翰林總在內閣祖宗之制也  
 儉巧雜流以傳奉而侍便殿者有之鑾輿鹵簿刑獄

爪牙任居錦衣職在侍衛親軍之司也市井亡賴以傳奉而掌衛事者有之方技旁門誤蒙峻秩巫醫小道猥玷清班簪纓徧於輿臺冠帶被於廝養文官中書舍人序班武官千戶百戶鎮撫等項肩摩踵接不可勝紀名器之濫至此已極夫文職以通經學古由吏部之奏除武職以汗馬勤勞由兵部之奏選一資半級譬若登天今彼素無行簡而止富於貨財一旦超遷位乎其上有才德功勳者寧不為之解體哉况補一官則添支一官之俸補十百千萬之官則添支十百千萬之俸其所納之粟不足以救一時所進之貨不足以資國用而所支之俸則年年關給費出無窮漕運日增軍民日困爵祿日濫風俗日偷可勝言哉如蒙旨勅該部查勘凡不繫銓選一應納粟傳奉等項官員悉為從公處置不許管軍管事所關之俸截日任支及查內外文武衙門凡有冗員一照諸司職掌裁減而軍衛指揮以下止依舊額僉書其餘悉令帶俸差操仍乞勅今後內外文武官員務遵舊制該部奏請銓除而錦衣衛之職必由推選侍便殿之官必屬詞林庶幾官有定員祿不妄費差占減省軍民樂業爵賞既嚴名器自重而僥倖之門自塞矣

王瓚請迴鑾罷犒軍疏

伏自八月二十八日聖駕離宮後遂出關今已踰月未奉還期

臣竇切思慈京師有宗廟社稷宮闕之重百司庶府之務六軍萬姓之命皆係屬於陛下今皆委而去之日引月長羣心怠緩倘有奸人竊發上無調度之主下無專斷之權事勢至此豈勝危慄又聞聖旨取犒軍銀一百萬兩責辦嚴急此蓋陛下親見邊軍饑寒困苦動不忍人之心故有此命但戶部多方檢括尙不及半况士未見敵府庫已虛使寇犯邊疆或民窮盜起以陛下天威臨之勢必摧折然六師之奉又于何處取給成功之日又將何物充賞且朝廷每降勅書必有璽封重復一應批答悉由機密之司所以防詐偽也今旨從遠來真偽難驗繼而有作為變非輕故重戰輕防古人所戒虛內事外安危係焉臣日夕懷憂不遑寧處誠願陛下深存顧慮特賜采納即日戒途還宮宗社臣民不勝慶幸

陳璋諫南巡疏

臣讀虞書言五載天子一巡狩周書言

侯曰巡狩蓋古法然我皇祖知時巡之典猶井田封建之不可復也於是設御史以代之考官方之貪

廉稽時政之得失歸命天子百職寅恭而趨九重垂  
英而理皇祖之制誠百世不易之法也然書又曰無  
怠無荒四裔來王則知人主一念之敬肆即中外向  
背之機矣是以夏后太康盤遊無度卒召后羿之禍  
五子之歌可為永鑒陛下膺符秉籙庶事惟康百僚  
懷德誠千載一時也乃前年八月駕出居庸關游獵  
臣民無不驚駭猶以偶爾逸豫不妨萬幾九月又幸  
大同矣上天仁愛冰雹示儆而北騎乘機深入是時  
天變於上民亂於下殆哉岌岌矣戊寅正月郊祀甫  
畢即出關游幸二月二日太皇太后崩陛下尚在外  
也今自榆林回鑾臣民私相慶慰又復降旨南巡臣  
知陛下下一身宗社所倚雖下此詔未必實行然綸綍  
一宜遠近震動竊謂車駕一發扈從不止千騎僕御  
役夫不止數萬人經臨地方駐蹕處所玉帛珍羞之物  
所費不止數萬諸郡邑非能神運鬼輸也勢必括之  
民間追呼四出雞犬為驚供辦稍稽鞭撻痛下孟氏  
所請饑者勿食勞者勿息殆其餘事耳又不獨此也  
朝廷生一事民間必多百弊陛下駕出都門則江浙  
之民先困矣陛下駕至金陵則閩廣之民先疲矣明  
知乘輿未必至此有司借以科派胥徒借以乾沒官

濟其貪吏行其詐值承平之日猶且不可况當流賊  
劉六趙風子邢老虎等攻劫之餘非里邱墟村落煨  
燼自畿內山東河南漢陽江南嶺表之地處處焦土  
處處危機幸賴九廟神靈羣兇殲滅然物力凋竭元  
氣痿憊正宜曲意撫綏尚恐驚魂未定豈得以非事  
之動滋黎民之懼也哉臣猶未深言之也昔秦皇滅  
六國卻匈奴威震遐荒而博浪沙中未免副車之擊  
雖陛下下一舉一動百神呵護決無他虞而人心難厭  
恩意未孚舟車輦轂之下保無包藏禍心者乎方今  
羣不逞之徒睥睨神器伺朝端為喜戚者每不在遠  
兼以胡鹵竊發郊圻之內遍遭蹂躪河間登萊皆遊  
騎出沒之所興言及此大可寒心今陛下為一日之  
樂而忘百年之憂非臣所敢知也雖然臣竊有進焉  
漢諸葛亮之告其君曰親賢人遠小人前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人後漢所以傾頽也宋儒之言曰  
人主接學士大夫之時多近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  
以涵養君德臣區區之誠伏願陛下法前聖之宏規  
守本朝之成憲日與賢人君子講論治道則德以隆  
而明志以學而定身體以優游而堅固必無非幾之  
貢荒亡之行矣語有之不作無益害有益今前星未

耀儲位久虛尤宜培養聖躬為國本計奚暇馳神於游觀之樂疲精於險危之地也哉

張孚敬正典禮疏

臣竊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惟皇上應

天順人嗣登大寶即勅議追尊興獻王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茲者朝議謂皇上入嗣太宗宜稱孝宗皇帝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為皇叔母興獻大王妃者然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伏承聖諭以此禮重大令博求典故務合至當之論臣有以仰見皇上純孝之心矣此有言者遂謂言者為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禮臣固未敢以為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願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為皇上明辨其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之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無子皆預育為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尚為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

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七年比於崩殂而廷臣遵祖訓奉遺詔迎取皇上入繼大統豈非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臣伏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孝宗興獻王兄也興獻王孝宗親弟也皇上興獻王長子也今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皇上之有天下真猶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為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或以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孝宗誠不可忘也假使興獻王尚在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况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在皇上謂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為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

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  
 明為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其詔蓋  
 預為外藩按立者坊此有為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  
 概論乎故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  
 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別為興  
 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  
 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  
 夫人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議禮者亦惟體之於心  
 而已今者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事不遵  
 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者矣  
 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皇上虛已宏大疇容衆言倘  
 以朝議為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見且將使天下  
 後世之人皆知以利為利而自遺其父母疑非永言  
 孝思孝思維則之謂也臣竊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  
 代瞻仰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獻納  
 皆分之宜也書曰有言逆於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  
 於女志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於忠而未必皆  
 道也遜志之言疑於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  
 導諛君上以自誤於不忠又豈敢昧於自  
 獻以誤君於不孝惟聖明體察而裁決焉

廟議疏

伏惟皇上以大孝之心議尊親之典初因廷  
 臣執論聚訟四年更詔三遍蓋漢宋以來之  
 若所不決之疑至皇上決之所未成之禮至皇上成  
 之真可謂洗千古之陋垂百王之法者也是以新詔  
 傳宣愚氓不應蓋禮必如此然後合乎天理之正即  
 乎人心之安也茲光祿寺署丞何淵妄肆浮言破壞  
 成禮稱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列祀太廟  
 此何言也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別為興獻王  
 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  
 議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何淵以獻皇帝為所自出  
 之帝比之今之德祖請立世室比之周文王武王不  
 經甚矣皇上聰明中正諒已察之茲言也上十九廟  
 之威鑿下駭四海之人心臣敢不為皇上言之昔漢  
 哀帝追尊父定陶共王為共皇帝立寢廟京師序昭  
 穆儀如孝元帝是為干紀亂統人到於今非之今何  
 淵請入獻皇帝主於太廟不知序於武宗皇帝之上  
 歟序於武宗皇帝之下歟孝宗之統傳之武宗序獻  
 皇帝於武宗之上是為干統無疑武宗之統傳之皇  
 上序獻皇帝於武宗之下又於繼統無謂何淵所請  
 此何言也如謂太廟中不可無禰漢宣帝嗣昭帝後

昭為宣之叔祖史皇孫嘗別立廟未聞有議漢宗廟無禰者蓋名必當實不可強為也如謂獻皇帝廟終當何承臣謂由皇上以及聖子神孫於太廟當奉以正統之禮於獻皇帝廟當奉以私親之禮尊尊親親並行不悖者也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皇上追尊獻皇帝別立廟者禮之得為者也此臣所以味死勸皇上為之也入獻皇帝主於太廟者禮之不得為者也此臣所以味死勸皇上念此禮大成原出聖裁匪由人奪奈何忍一月遽為小人所破壞耶

侯廷訓明典禮疏

臣聞書臯陶之陳謨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蓋言典禮皆天所叙秩而其惇之庸之則在我也故君臣當寅恭協一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焉此其為務大矣臣謹按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公義也夫謂之公則不可以私勝謂之義則不可以恩掩舜之受禪惟聞宗堯不聞帝瞽瞍而天下

萬世稱舜之大孝者至於今不衰固於其公而不於其私也下至漢宣帝終不追尊史皇孫光武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宣帝光武豈誠忘其父哉顧以特重大宗畏干公義則不敢焉孔子謂事之以禮是也衰亂之世情欲勝而禮義不明遂有共皇立廟京師之舉有濮安懿皇帝稱親之失當其時師丹程頤各有至當之議惜皆不用以貽無窮之譏此其舊典甚明可為永鑒矣乃者孝宗敬皇帝在位一十八年深仁厚澤結於天下天下之人真有懷其仁而不忍負畏其禮而不敢負者不幸而先帝無嗣人心皇皇所賴天地神人之福遺詔之迎奉遂定而陛下以憲宗皇帝之孫紹孝宗皇帝之統名正言順天與人歸天下之人莫不相慶以為孝皇幸哉今有子矣蓋與朝觀歌訟之歸啟者同一愛戴臣實不意道路之所傳聞謂或者欲於興獻王別有追尊且謂宋英宗嘗育於宮中而陛下實起於潛邸事體不同不知此其微不同耳要其大體初無異矣若乃宣帝光武之不顧私親豈亦必育於言中哉此司馬光所謂萬世法者也又况子無爵父之義亦所以尊父母也陛下欲尊與獻王固自有備極孝誠不愆典禮者而何為非義之



尊哉臣願陛下速降綸音勅禮部定據師丹程頤之議參稽宣帝光武之事以進於舜之所以大孝者不為人言所惑庶乎正人倫之序而慰四海之望矣昔者高宗祀豐於禩失禮之正遂致雉之異而祖已言之傳說又從而正之惟高宗深旨其言終成嘉靖之治近以陛下之聖德紹統而天示雷火之變未必非此念有以致之也左右師保之格王正事啟心沃心當必及此而臣輒敢妄論者狂瞽之罪無所逃矣

王德乞簡輔臣廣錄用以隆治化疏

臣惟自古帝王致治之盛必資於輔

弼之臣而咨詢博采當慎於任川之始故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必求臯陶伊傅周召以為臣而其致治之隆有以參天地亙古今立極垂教萬世咸取則焉洪惟太祖高皇帝繼天出治稽古建官始責成於六卿列聖繼體守成因時立政復委重於館閣逮我皇上軫念政本益重輔臣簡擇之命屢形詔旨聖慮淵深思得真才以為夾輔至慎切矣近核大學士嚴嵩題為內閣缺人辦事奉旨會推來看臣仰見皇上憂勤惕厲之心用賢圖治之急是即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君者也願安得命世之佐以副側席之求乎

選用之精任用之當正惟其時敢瀝愚衷少備采納竊惟大君者天地之宗子大臣者宗子之家相陰陽賴之以燮理臣工視之以師法四裔觀之以賓服萬物因之以咸若其職任誠隆其關係誠大也故必行履忠貞以盡其德器識宏博以充其材朝野具瞻以隆其望然後足以當其任而無媿乃若文言飾貌而工疎不適於用強學博辨而執拘不通於時外飾廉隅而中藏貪詐以濟其私陰懷蠱毒而陽為脂韋以保其祿此天下之大憊也有一於此皆足以妨賢而病國蠹治而殃民稔惡於無窮流禍於後世非特一時一事之失而已使非辨之於未用之先而悔之於既用之後以致上孤聖明下叢羣議雖譴斥有加而傷敗已著竟亦何益於朝廷之萬一哉但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幾微疑似之間誠有不容於不慎者臣嘗考宋儒朱熹有言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磊磊落落無纖介可疑者必君子也使其依阿澆澀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蝨如鬼蜮狐蠹如盜賊詛咒閃倏

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此固取舍之極則而觀人之法也簡擇輔弼之方亦豈有踰於此哉惟我皇上精察而慎用之耳昔唐肅宗用楊綰為相一時大臣聲樂騶從率皆減撤俄頃轉移中外翕然宋英宗相司馬光而遼人戒飭邊吏慎勿生事開釁遠人畏戢甚於誅伐此固得人之證也夫二君皆中才之主慎用二臣猶足致效况我皇上以大有為之君憂勤惕勵之心用賢圖治之急如此豈無若人以應其求者乎此臣所以望皇上精察而慎用之也臣又聞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構非一木之材故國家治化必賢才彙征而後可成昔虞周之際百揆庶牧悉賴忠良先後疏附奔走禦侮罔非吉士用能同心共濟以成雍熙永清之治仰惟皇上越樸之化三紀於茲宜乎人才輩出比隆前代頃者每遇廷臣員缺輒患得人之難豈生才有古今之異哉良以進用之途未廣而遺佚之賢尚多固有志節足以表世而嘉遜自肥才猷足以底績而論議未及或以一青之微而遂捐其終身之用或以東隅之失而難收其桑榆之功又豈皇上愛惜長養曲成造就之心也哉臣願皇上俯念機務重地簡自聖衷敷求正人以克任用

仍乞勅下吏部將節年薦舉遺佚人材公論共惜者盡數疏名上請特賜超擢或遇缺填補輔臣不得擅其予奪銓曹不得專其意見臺諫不得私其親識無使庸流下品得以乘機濫進如有推舉不公徇情偏執者容臣遵例糾劾務求允協則股肱惟人而朝無倖位功過並使而野無遺賢隆古之盛有道之長可坐而致矣

劉康祉覆邵康節錄後疏

竊惟夫子之道至宋而大明

而崇儒之典至我明而大備  
 或自夫子以下顏曾思孟以及程朱皆得垂珪結綬  
 延及子孫非惟崇道實報功也道同而功異者何以  
 其羽經翼傳多所發明探往聖之心源掖後起之趨  
 步也即造詣並深而著述稍儉者其報典亦稍啻矣  
 汝邵雍暨周敦頤張載當時未之及此按臣攬轡中  
 州九原興歎而為邵氏錄後之請也蓋儒之道大暢  
 於程朱而發端於周邵二子邵者周張之並時而二  
 程之畏友其學由春秋而入易由理以該數而極其  
 精微於皇極經世之書蓋河洛圖書之所以淵源飛  
 潛動植之所以兆應內聖外王之所以體備無不賅

藝文疏

三

而存矣此其詣於諸儒為獨精而功於諸儒為並烈  
 者也第其世遠年長已經三朝歷金元之兵戈懼譜  
 牒之未確五百餘載之湮淪而一朝遽興廢叙忍國  
 家有不次之恩而先儒受非類之祀合無行令按臣  
 再行細核果係真正的派子孫與否據實上請徐議  
 而傳道之功亦均諸生誦法彼此無殊今也崇道酬  
 功此與而彼查則君子之澤未長而承學之意不廢  
 合無行令陝西湖廣按臣一擬體訪真正胄裔與邵  
 氏之後同與簪纓或徑照程朱或另為擬議則首出  
 文明之昌期有表章真儒之盛典似先朝若留  
 以待而人心益感以奮錫極建標寰瀛鼓舞矣

李光春劾逆瑞魏忠賢疏  
臣竊惟天心之仁愛人君也

具以謹告之稽之往事錙銖不爽所貴人主親賢遠  
 外當斷即斷毋排讜論毋拂輿清有不法則與眾棄  
 之仰當天心即所以仰承天眷耳若掌東廠太監魏  
 忠賢怙寵專權濁亂朝政舉國莫敢撓其鋒天瞞聖  
 明重新日月為臣堂官楊漣首發二十四大罪真古  
 今未有之窮苛令人髮豎皆裂此九廟之靈所陰殛

日蓋載所不容者繼而公疏單疏幾滿公車一  
 貴當爭啖其肉之為快不謂言者彌眾天聽彌高舉  
 之分謗一似皇上為之解紛一似彈文俱未經睿照  
 一似預擬嚴旨以待彈文而中外臣民以為皇上曲  
 意庇護之一至於此則又相顧錯愕口噤心悸不知  
 逆璫盤踞根蒂何以如此之深而露爪張牙又當若  
 何其毒也人情洵莫知所出臣靜聽多時不勝義  
 激於衷憤懣欲死方擬補續上請而不謂本月十四  
 日天之果以大雷雨雹告也臣不識占驗但考之傳記  
 寇者陰脅陽也凡雷雨雹所起必有欲怨不平之事又  
 日雷下毀瓦殺雞犬牛馬臣不用命擅作威福周孝  
 王十三年大雨雹宋臣胡一桂以為雹戾氣也陰脅  
 陽臣侵君之象漢地節三年京師大雨雹蕭望之以  
 為一姓專權之所致然則今日擅作威福侵君專權  
 使臣下懷憤憤不平之氣孰有過於忠賢以驕陽亢  
 日之中為嚴凝凜慄之象臣觀其時雷雹交作搏擊  
 注射人畜震驚瓦屋皆裂意天欲得忠賢而撲殺之  
 以告我皇上蓋忠賢之罪孽上通於天故譴責亦即

見於天而皇上獨不愕然恐怖惕然警省乎夫天心之仁愛我皇上於踐祚之初則有河清鳳儀之瑞於政事缺失民窮盜起則有地震河決星變物怪之異時時告誡無非欲皇上彌縫而匡救之即如近日宮中密禱祭告南北郊甘澍立應亦可以見天人相與之際矣皇上如以前日之甘澍為精誠之所移豈以今日之雨雹非乖違之所致乎且皇上登極以來佩服先帝之遺言求賢若渴納諫如流於大臣則優禮之於小臣則含容之况以親受顧命回天夾日之老臣而忍以厲言加之以閣部卿寺臺省諸臣交章彈射身無完膚之刑餘而褒嘉之慰留之以成其庇護之是書之史冊布之中外聞之四裔傳之後世謂皇上為何如王乎臣意忠賢罪狀發覺之後無計自完鳥啄獸攫勢所必至計皇上視忠賢當如芒刺之入膚虺蝎之觸手不決去則頃刻靡寧而猶可使踞腹心肘腋之地為無窮之禍乎夫皇上於忠賢度諸臣之終肯無言則庇護之度忠賢之終不為振瑾則庇護之度曲貸忠賢無損祖宗之舊章無失堯舜之令名則庇護之然臣有以知我皇上之必不能也則何若明正典刑以示大君之無我其黨與悉付法司按

律究問以回天變以謝人言以洩神人之憤庶宮闈肅聖德昭明天啟初年之汨不大有光矣乎不然以國家視忠賢不啻孤雛厲鼠赫赫皇言反目為闈人作護身之符於國體何大褻也抑臣更有說焉當此宮府釜鬻中外危疑方特一二元老主詩國是今日之元輔冢臣憲臣固所稱一代表名碩公忠不二心之臣而皆杜門求去成何景象尤望皇上嚴諭速出視事庶元老布列朝端國事倚庇有人宵小從茲屏跡矣此又回天意快輿情之一大機權也臣方草疏適又見皇子薨逝聖心悲惻遂巡不敢煩聒但念逆璫一日不去則君側一日不清故不避斧鉞披瀝上請仰祈聖明省覽立見施行

張天麟劾岷藩疏

臣備員寶慶於崇正九年內因巨寇

撫勦又蒙欽差翰林臣馬世奇捧到勅諭致書宗藩岷國主親親仁民恩義兼至正以邊方不肖有司不能宣奉皇上綏懷德意故尊陟國主統轄一方一切利病得與糾察無非惠此元元蓋誠重之誠念之也不意有岷府偽官府較全不仰體皇上慈愛挑激藩王假傳令旨擅用龍牌收罪犯以為爪牙受民詞以

恣剝削凡五屬內有爭產報仇者借端投獻較量家  
 產搜刮半進方免有先赴院道控訴者被告避罪即  
 啟本報復非行有司註銷即行長史守備勾攝攫金  
 滋志方免以致有家者破家無財者禁斃始至害反  
 一州隨後徧及郡縣道路以日冤抑不伸岷國主覓  
 洪度量但深居宴樂不察賢愚概行收用以致奸邪  
 得以乘機虐害民心解體前按臣所列單款千百中  
 一二五屬受害最烈者如違制則廣收無賴假長史  
 矣從哲假較尉蕭凌雲等擅受民詞借用龍牌提拏  
 誣害尤其尋常替襲藩王仍食全祿挾州私派每石  
 秋米加徵三升五合不出院司道府受封請護衛部  
 覆不許卸私招土兵三百餘名收養開宅逃宗幹狀  
 等同選技百人入王城放砲操演兵糧不許奏請強  
 州私派廩餼四千石棍徒黃雲試投獻男婦因加守  
 備職銜管操估鄉約所為衙門豎立旗幟扁其額曰  
 寧或營奉令旨下鄉擅殺良民無數搶掠民財二千  
 全以石城妄奏土城擅派修砌因而指揮王之陴鑽  
 營差遣管砌堤一千五百餘丈八遞孫十四楊益等  
 每遞派相見銀五兩汛役八百名每日五分陴侵三  
 分每日點不到者罰紙一錢二分本官人役每日取

共應折銀三錢業經二載剝削不堪運石班軍民夫  
 累死無數如借人命捏改害民則有如宗女玉姐縊  
 死閩宦王進忠抄洗黃永裳之家財貢生曹夢蛟之  
 監責如借端打馬受害則有如乘國妃薨逝下鄉拆  
 毀陽宅陰墳強捉周閻軒之投入為僕如以人命為  
 草菅則有如童生嚴中觀燈之立斃國門販木商人  
 莫大猷莫老五之四名梟首其餘細微小事不敢妄  
 實天聽似此天高法遠臣等法不能行稍忤其意禍  
 便不測臣職在監司專轄一方誠恐地方不安民心  
 變亂不但民心不得安有負皇上仁民之恩且慮親  
 藩不得安有辜維城之托偽官狼較肉何足食耶伏  
 乞勅下本省撫按諸臣會同楚府將偽官狼較照欵  
 究辦正法救民水火自固藩封  
 字長踰格仰祈聖慈鑒察施行

周應期諫遣監臣疏

臣巡察宣大回津准津撫臣馮元

可虞懇乞聖明急收監臣新命以成大美以杜危機  
 事內稱賊已破太原略歸安直趨固關漸逼畿輔正  
 宜亟收人心併力固守忽奉上傳有十總監一時前  
 遣之舉百姓皇皇駭悸亟欲閉門待業而遁此即賊

疏

三

未至已有奔竄之形矣等因臣披讀未竟不覺拊心  
 歎曰誰司封疆而令聖主焦勞一至此乎年來賊梳  
 兵篋魚駭獸奔中外並無可恃惟恃祖宗深仁厚  
 澤與皇上之惕厲憂勤耳至山永薊遼宣大等處城  
 市荒涼村莊墟戶聞官府至即驚走一時而遣十監  
 臣即諸監臣為陛下選擇不至生事而長隨把牌等  
 役磨牙吮血嗟此殘黎能叩天闕而訴之乎津撫所  
 謂皇皇駭悸閉門徙業誠哉其言之也臣嘗慨國家  
 彖建親藩欲其屏翰王室乃閹尉怙威於外致失民  
 心名城屢陷貪位慕祿之臣反借護藩為功名計言  
 之氣短今總監監視之遣其運籌橫槩未必過於督  
 撫鎮諸臣徒令猴冠虎翼魚肉小民猝有不虞妄而  
 去耳誰為登陴捍敵者哉伏乞陛下俯采芻蕘立賜  
 撤回專以按勦責督撫以同圍責道臣以省刑寬徵  
 收拾人心責有司內地既安外寇自不能猝犯否則  
 分遣察辦諸臣督察城守鄉勇諸事如有朦飾一體  
 坐罪亦可釋皇上宵旰之憂矣若增設監臣恐賊未  
 至而地方已昏昏多事亦見其可也明者睹未然况  
 最顯者哉敬隨元颺之後補  
 贖瀝請伏祈陛下乾斷施行

李維樾淮撫萬難更動疏

臣奔走漕務時遠在大江忽聞賊勢披猖臣恐漕艘或有

不測子身扁舟併餐廢寢親僦運船二千九百餘隻  
 過淮私幸時勢至此使臣等猶可措手者獨恃漕撫  
 史可法任大江以北設無此一臣則此地真不可  
 知者矣不意傳廷推史可法為中樞臣驚憂不知所  
 出東南人情一時盡為惶惶蓋廷臣之擇才誠當為  
 國誠公然皇上亦知今日賊勢之為賊勢淮揚之為  
 淮揚乎賊立五營眾號十萬拒者屠降者釋河南一  
 省殘破殆盡矣且大張僞示威挾恩收其間守令紳  
 紳將領賢者守義罵賊相繼死難者不可勝計不肖  
 者反面事賊作其腹心者亦不可勝計近復欲分兵  
 西攻鳳泗東突滁和耽耽淮揚如几上肉耳可法時  
 時措餉備兵安民防賊以保此重地且土賊海賊四  
 境皆見可法左衛陵京右衛堂魯通天下之咽喉運  
 天下之糧餉握天下之安危是朝廷之重用可法非  
 專為漕糧實為天下也朝廷之重視淮揚非專為江  
 北實為天下也設使更置不得其人而上不熟習下  
 不信服民失所賴賊乘其虛恐可法未登司馬之堂  
 而淮揚先已岌岌矣如謂樞臣之選或難其人則有

李邦華之老謀偉畧張國維之深智沉勇黃希憲之遠懷厚魄趙光抃之果毅擔當李繼楨之清嚴介特或在籍或在任才品皆堪大任伏乞皇上俯採臣言立賜擢用俾可法得竟准揚之局為朝廷轉漕運餉握命脈於東南整禦禦流奠陵京於萬禩矣

陳堯言奏切務六款

錄

重名器

夫賞以酬功爵以勸賢故郎官敝袴明主俱慎

惜之匪徒勵世磨鈍思以竊民財而耗國用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自權奸既竊刀鋸以作威復竊爵賞以作福麟玉下被於斯役冠裳濫及於販傭如錦衣之傳陸文思院太醫院之冒銜及各監局之匠役元食元費窟穴其中何啻千萬計今亟宜照依原額徹底清汰則一年所省太倉粟米金錢當不下鉅萬至若事例濫開恩貢選貢白丁亦得坐買於是朝游市井暮籍明經者不但名器弁髦抑且名教决裂臣以為當永杜此例不得復開有冒恩選等貢名色賄授正印等官者查其來歷盡為褫削無令久玷官譜為民蠹賊也

請靖難諸臣謚典疏

洪惟我皇上負不世出之資龍飛潛邸鉅姦孽於方熾奠鐘鼎

於幾淪陰霾盡掃日月重華非常之事功貞度越乎千古而久闕之典制宜大備於一時矧屬人心秉彝之好風教激勸所關安得徂因仍未舉之轍竟沮闡幽勵世之大權乎今者予謚之舉業奉俞旨咨訪名冊所列先後表表多官臣世誦之餘不勝感涕見惇典庸禮定須待大有為之君也臣更竊見皇朝永樂初年靖難時死事諸臣如尚書陳迪鐵鉉都御史練子寧景清侍郎卓茹黃觀侍讀方孝儒寺丞鄒瑾給事中黃鉞紀善周是修知府姚善知縣顏伯偉等未可備舉或許旨或犯諱或捍難樓城或知事之不可支而從容自斃或之抱不事二君之赤心蒙禍最慘結二百餘年之碧血貞芳久埋詳載通紀諸書披對泮泮墮淚憑弔郊坰遺廟觀息勃勃如生幸逢聖作物睹之朝正深表廬封墓之會惟不靳寵褒於一字庶可振忠義於千秋否則鬱鬱幽魂終作纍纍原草啼鵓喚鶴望恩更待何時說者謂事關禪代間有忌諱從來存而未論殊不知文皇帝靖難之師迫而後起天與人歸已昭然於天下後世而一時廷臣心苟

五

卷二十八

藝文

疏

奏

無他不妨各行其志若諸臣者獨懷高皇帝三十餘年培養之恩故忠臣一念百折不回甘死如飴富貴若逸期不負在天之靈耳逮夫革除以後文皇帝每與臣下言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至永樂九年都御史陳瑛以屢違建文諸臣羅織苛刻坐奉職無狀下獄死永樂十一年勅諭齊黃等遠親未逮者悉皆宥之時有庶吉士錢習禮與練子寧有連為人所持學士楊榮以聞文皇帝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因當用之况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此其於死事諸臣方有惜忠憐才之意復何忌諱之有惟是褒崇之典實懸之以待列聖列聖徂焉未行若懸之以待我皇上此舉也正所以妥靈二祖而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一朝而元氣朝未了之局將見天地訢合神人交鬯薄海內外無不瞻仰鼓舞頌大聖人之作為趨出尋常萬萬矣蓋豐鎬之地昔諸臣忠魂之所憑依臣代庖禮垣值茲盛典舉行之候謹冒昧陳請伏乞皇上特賜俞允并將科臣陳獻策臺臣梁子璠二疏彙覽勅下該部覆議施行俾久闕忠芳一旦獲濡雨露不磨正氣萬年長護綱常培國脈而昭風化豈日小補哉

王瑞梅請恤民慎官疏

年來自流寇倡亂延毒至今骨

巢幕之燕子皇上仁慈天植念切痾瘵恨不即起溝中而奠之衽席然君門邃密堂簾之外疇能令呻吟入耳而瘡痍觸目乎則宣播皇上之德意而所在撫綏者無如守若令嚴課守令之殿最而所在敷揚者無如撫按與監司廼風會漸降吏治日非如一錢糧也正供足矣而此外仍有火耗羨餘滴珠幫貼等名色一詞訟也重則戍配輕則杖笞足矣而此外仍有罰穀罰米罰修梵宮修公廨等名色斯不亦額外徵求科條之所不載者乎而未已也餉兵最急有一兵即有一兵之餉乃兵額日減而餉無存留給發勢愈七八月兵鼓譟矣即以兵課恐喝士民富者貸千金數百金下亦數十金初猶以借為名後則以借而不返為得計矣此民間千萬之借數又皆官府千萬之溢數也竟銷歸何處乎猶未已也有一詞而府廳州縣同時而差提四出者矣有一事而上下煅煉一日而箠楚備嘗者矣甚之聞有白日苞苴好官自拔暮金何畏笑罵由他合來千鎊萬孔痛苦總在民間民亦何辜而堪此乎夫今日土宇強半已染塵氛即幸



脫刀鋒寤寐總成驚悸司民牧者寬徭薄罰煦育千方猶恐無能起白骨而肉之若之何以貪暴令也况時勢窮迫至今已極而道路光景亦大不同蓋以強敵之毒焰既然兵將之助虐又復然震懼惘疑感感靡講事欲舉而躊躇念屢更而罔定故初聞敵兵之焚劫猶感切齒而腐心今則聊相慰藉曰總不免耳初見敵兵之殺戮猶共含聲而飲泣今則始自沉吟日計畫無復之耳嗟乎民心而豈甘有此也哉我亦何至使民心一不不得如此也臣謂皇上之耻敵怒敵不如公孤百執事之耻敵怒敵公孤百執事之耻敵怒敵又不如百姓之耻敵怒敵何也皇上一人耳百執事寥寥什伯耳必合通國之髮指毗裂者以為怒而後敵愾之勇鼎鑊不能禦必合通國之痛心疾首者以為耻而後愧憤之激湯火不能辭然愚民其蚩何知仁義嚮其初者為有德故報國之念常不知其保家而禍福之心較倍明於禮義我不能使之知有生之樂又安能驅之有死鬪之心往者兩都秦晉之間金湯重襲而迎揖開門者民心解也雉堞如故盤詰戒嚴而間諜暗藏嚮道恐後者民倒戈而樂為之用也可不為之大寒心哉伏祈敕下各部院嚴

國朝

飭吏治催科雖急寧以有餘不盡者留之民間律例雖懸聊以借一警百者仁行法外其火耗羨餘罰贖差提等弊政嚴行禁革撫按諸臣即以此察有司之功罪庶循良奏而百姓安則眾志成城吾圍可固矣

李衛題復玉環疏

為敬陳查復浙洋玉環山情形事宜

王民因時制宜始為中道從前因海氛未靖盡疆遷界將向入版圖之地方盡棄海外自

聖祖仁皇帝

德威遠播海宇蕩平臺灣舟山盡入疆域昔時

皇上

繼承鴻業文德武功超邁千古遠彝絕域莫不重譯

諭旨

招墾荒田以為窮民謀生之計至深且遠臣等忝任

封疆

宣布

德教

未有於近在疆域之中而聽其獨抱向隅不為籌畫

者也先經臣等查得台州府屬太平縣及温州府屬樂清縣之間海濱不遠處所有玉環山地方遼濶白遷徙之後未曾展復無籍遊民多潛其中私墾田畝

刮土煎鹽及網船漁人搭蔡居住漸次混雜雖經禁  
 逐仍恐朝驅暮回卽有巡兵亦恐通同容隱先會  
 委溫處道僉事王僉龍陞任鎮海營叅將呂瑞麟前  
 往會同查勘詳覆前來臣卽會同福建督臣高其倬  
 駐劄寧波原署提臣張溥查議得玉環山雖孤懸海  
 面然繇彼而內地各港亦由烏洋直過黃華關  
 所可至樂清縣地方西南則亦由烏洋直過黃華關  
 進盤石口可至溫州府郡西北則由楚門所橫渡水  
 而僅有里許卽登岸嶺直至太平縣城五十餘里  
 東南則由黃坎二門溫黃二鎮水師巡防出此則爲  
 大洋矣此山週圍約計七百餘里其中山巖多有寬  
 平如砥土性肥饒可耕又各海口有潮水浸灌成灘  
 者尚可煎鹽且此地外臨大海內近溫台實爲海疆  
 諸郡之屏障洋面往來之要區况有山可以瞭遠海  
 盜不能掩其形有口可以防查洋匪難以潛其踪查  
 各處水師聞有洋盜而不能卽至救護者多緣海潮  
 退時船不能出及等潮漲賊已遠颺總緝內地口岸  
 遙遠賊艘風帆迅速追緝維艱職此故耳若設官兵  
 此山繇黃坎二門出哨追緝賊則無遠莫能及之虞矣  
 從前督撫諸臣非不見於此而究未議作何保安

者一則恐外來認墾之徒奸良難辨一則恐墾熟之  
 日私賣下海一則恐添設官兵所費不貲故也臣等  
 愚見以爲墾戶若聽其四方紛雜而來實難稽查方  
 今生齒日繁卽以浙地溫台而觀良有人多地少之  
 勢莫若就本處近地之人查明根底由地方官取結  
 給照往墾其他閩廣無籍之人槩不收錄則奸良不  
 難分晰矣至所收米穀若慮出洋私賣莫若將所墾  
 之田酌定陞科糧則輸納本色米穀所有餘米除留  
 日用之需外止許往溫郡樂清太平地方運賣必由  
 口岸汛地稟明給照查驗放行並於黃坎二門隘口  
 設汛嚴防顆粒不許入海則私賣之弊可除矣至於  
 添設文武之處臣等亦爲熟籌查守禦之要矣先門戶  
 而後堂與玉環山實海口門戶此處一設官兵則內  
 地亦可以資藩籬其次不甚衝要處所官兵可以通  
 融稍減就近酌量抽撥卽有不足添亦無多文職則  
 設同知巡檢一員武職則酌調遊擊一員併守備千  
 把等官水陸分防船隻於溫黃二鎮量爲移撥所需  
 俸餉無甚增設且賦稅所入及彼地深山樹木亦可  
 以抵俸工官署等用不致有糜費之處此雖設官添  
 兵不過調遣料理稍費人力原非大爲更張等因於

題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定議未敢冒昧具  
 等誠恐地聯兩邑墾戶紛紜若無專管之員則彼此  
 推諉牽制料理未周且新經開復必查本處地土出  
 息以抵經費未可輕動  
 國家帑項再因前既有墾戶則巡查既不可少而將來  
 營伍防汛尤須勘明山海形勢以扼要衝正在選擇  
 調委間適有保送引  
 見之 桐廬縣知縣張坦熊奉  
 旨回任以緊要員缺補用臣等隨會委該員前往經營清  
 查即令署太平縣印就近料理咨明吏部在案一面  
 檄調樂清營副將王璉就近協同查勘撥兵巡查往  
 來彈壓今已初定規模臣等又復會同詳細商確併  
 於原請斟酌損益謹將所擬各條臚列陳明恭請  
 聖鑒  
 一 議得疆域正而後規制可定玉環峙立海中非內地  
 上田相錯者可比從前分屬台州之太平縣温州之  
 樂清縣各轄其半夫以隔洋之地而使兩縣遙制且  
 有兩縣分屬殊失其宜今雖志乘尚存兩縣都圖名  
 色而遷棄既久界址亦難劃分應專設一玉環同知

管理毋庸再為分縣庶責成專而事權一至玉環既  
 請展復准墾而附近玉環之山嶽尚多若不併墾  
 復徒為奸民私墾之資倘仍零星分轄難杜影射牽  
 混之弊查楚門南塘北塘以及芳杜東嶼蜜溪洞林  
 地方誌載太平縣二十四五六都之界又盤石蒲岐  
 等處誌載樂清縣地界又三盤黃大嶼狀元嶼茅埏  
 等處地方向年悉在玉環轄內與樂清六七都相近  
 俱同玉環一時遷遣現有人民在內偷墾田地今請  
 一併展復開墾盡歸玉環同知管轄則疆域不致瓜  
 分而草萊亦得墾闢矣  
 議得職掌定而後法令可行設官分職原當因地制  
 宜臣等伏見雲南蒙化景東及新設之中甸威遠等  
 處皆由同知管轄與內地專設知縣之處不同者蓋  
 就其地方大勢而授以節制之權也玉環雖近內地  
 而隔一海渡其地在台溫兩界之間又須設立營制  
 知縣位卑權輕與參遊體統不敵於隔屬呼應不靈  
 故前條議以同知專管查溫台二府海防同知俱係  
 緊要且又翰流押運及通省公事差委不能專一料  
 理應另設溫台玉環清軍餉捕同知一員專管查給  
 墾田督修塘壩徵收錢糧審理詞訟給放糧餉彈壓

地方通省別項公務免其差遣仍照雲南等處之例  
凡命盜事件即令該同知審理解詳臬司錢糧事件  
聽藩司攷核本管道員盤查其地與温州郡城相近  
相應隸於溫屬有關涉玉環山事務者溫台二府屬  
縣俱聽該同知專行管理所有玉環居住墾民田地  
人戶俟安插既定之後將田地分立都圖照造鱗冊  
若數年之後人文漸盛另請酌定令該同知攷取童  
生送學臣攷試量取數名附入温州府學以示鼓勵  
在玉環則地處山海之中稽查防範更宜嚴密除衙  
役照各府同知衙役數目設立外仍照州縣例設民  
壯五十名置備器械習練技藝看守倉庫監獄巡查  
緊要隘口再設巡檢一員弓兵三十五名以聽該同  
知差遣巡緝查樂清縣之嶺店驛地處僻壤實屬閒  
員請將嶺店驛丞裁改又遞送公文之舖兵必不可  
少應於太平樂清二縣各舖中每縣各酌量抽撥二  
名共設四名再該地應建倉廩又須設倉夫四名斗  
級四名以司其事則防範可以不疎而職掌亦有專  
責矣  
議得給墾清而後奸良不雜查展復玉環原為扼要

濠衝可憐邊海之門戶曠土間田可資窮民之衣食  
耳若使外來閩廣無籍之人一例冒墾將來奸良雜  
處即生事端况耕田必須居住於此則安土重遷庶  
可久而成聚彼富豪勢古之家本土有田可耕有廬  
可居斷不肯挾妻子去就戚舍舊圖新反事曠閒之  
地不過假立墾戶招僱工人代為力作若輩往來無  
常既不同土著之墾戶併營私反令無業窮人不  
得藉力耕以自給殊非廣土利民之計今臣等行令  
管墾之官必查明實係太平樂清兩邑籍貫無過之  
人取具本縣族隣保結移送該令給與印照計口授  
田一切閩廣遊惰及曾有過犯者概不准其保送又  
恐田多入少若限定二縣之民或致招來不廣現在  
酌量如本省各府屬縣相近之處有願入籍開墾者  
照例於地方官取結移送必須居住玉環編入保甲  
毋許往來不常其外省遠處之人仍行禁止則戶口  
得實而藏奸無所矣  
一議得私米嚴而後接濟可絕米穀出洋臣等現在嚴  
行禁止實力堵禦玉環新墾海嶼可通且黃坎二門  
逼臨大洋雖有官兵駐巡尤當加意防範查墾民終  
歲勤動糧稅衣食無非取給於米穀豈能禁其不賣

莫若將所墾田糧照臺灣之例徵收本色完倉惟海濱潮濕米難久貯應照所定米額每米一斗折穀二斗交倉收貯其餘多之米欲糶賣為日用之需者止許運往太平樂清二縣及溫州府城仍經口岸汛地稟明給照沿途出入汛口照例掛號查驗並於黃坎二門嚴行巡查如有無照米船偷運出口者立即嚴拿照接濟賊盜之罪從重究治再查浙江尚有買補還漕米石每石俱委員領銀前赴鄰省買回又有備貯各縣之契出陳易新秋收仍須買補今玉環既有餘米應於買補款內每年酌動銀兩給與該同知領回於秋收米穀廣出之時照依時價收買貯倉酌量自海撥運逐年推移循環不絕則可濟本省積貯之需更可與閩省緩急相通甚便而米穀既輸於官自無私販之弊矣

議得水利修而後開闢可廣玉環山海交錯其中如洋息下輿瑤嶼三峽潭漁息塘洋墩東青西青下灣沙息蘆息等處皆寬平如砥約可耕之田地三萬餘畝其餘琛浦青塘塘後坡大小普竺大小麥曠大小古順等處塗田及附近之慈門老岸玉環鄉地方約田四萬餘畝浦岐盤石太荆等處亦約田三萬餘畝

畝合之三盤皆大畝等處共約田地十萬餘畝但其地或近山噴或在海塗向來原有堤塘以為捍護因同時遷棄頃已已久草萊荒蕪全資人力尤必仍建堤塘以捍其衝激則鹹潮不能入設陡開以時其啟閉則霪雨不為災若能逐漸興修皆可成田以濟民食但採木購石飯食人工為費不貲赴墾之民率皆無田窮人缺乏工本難以責其盡出已貲而臣等現在飭令設法招徠寬科則以抒其力籌經費以助其工俱於後條詳議聲明外其有墾戶缺少牛種籽粒及築塘建開工本情願領帑承墾者酌量勸支買穀銀兩借給秋收將所得米穀照價徵還統歸買穀數內銷算則灌溉有資而田疇無曠矣

一議尋地利盡而後經費可充舉事建功先籌經費必於

國家有益無損方為便官便民查本地出息尚有可充公用者玉環各島向年雖名為奉禁不開而利之所

在焉趨如鶩多有潛至彼地搭蓋棚廠掛網採捕刮土煎鹽私相買賣偷漏課稅者每遇巡船往查或行賄買脫通同容隱或一時驅逐漸復聚集弁兵既難保其盡不營私巡船亦勢難於周流不息今既設官

專管則此等盡當查出充公應請將漁戶逐廠挨查  
 取具保結許其採捕循照定海計廠徵收塗稅之例  
 均分上中下三則每處設立官牙廠頭以司稽察所  
 收稅銀查明數目造冊申報以備玉環各項公費之  
 需仍通飭開浙沿海州縣採捕漁船照例取結刊號  
 填給牌照照連踪彙報赴玉環文武衙門查驗牌照填  
 註採捕處所停泊汛口俟漁汛一畢合幫同返毋許  
 逗遛違者照例治罪至玉環既有舉民併文武官兵  
 駐劄則食鹽為必需之物查煎鹽雖當配引行銷而  
 溫台兩府各縣票鹽久有成額玉環係新開之地與  
 舊引引額無關且孤懸海外產鹵之區變幻靡常煎  
 停不一所出僅供一隅之用不能遠資隣封肩販非  
 同內地場龜可添廠添盤招商配引老可比應將煎  
 鹽之戶取具親隣保結一體編入保甲着令併  
 竈煎煎官收官賣止在本山賣與漁戶居民毋許販  
 賣出境其鹽本外所餘亦查明數目造冊申報暫  
 持留充公用除官兵原議抽調餉銀自有原數抵補  
 并糧米即以所收田糧穀石給發毋庸另議外此數  
 年中凡有前項所指玉環應用公務悉以玉環所收  
 額銀及漁鹽等項出息儘數抵用漸次整頓逐年將

出入之數造冊送部銷算俟一切完備後另照內地  
 之例米糧魚稅編造全書歸入藩司項下充為本省  
 兵餉題銷鹽課亦歸鹽政項下充餉則以地方自有  
 之利為

國家經費之助目前不須公帑而日後咸為正供矣  
 一議得科則平而後課額無虧查墾復荒蕪原與熟田  
 有間故有認墾之後分別三年六年方始墾科之例  
 所以抒民力而示招徠也臣等再四籌畫惟有將玉  
 環地方田地詳加勘丈別其土性之肥磽墾工之難  
 易分為上中下三則仍照前徵收本色之議上則田  
 每畝徵條丁米一斗一升中則田每畝徵條丁米一  
 斗二升下則田每畝徵條丁米七升地每畝徵條丁  
 米三升山每畝徵條丁米一升以備存倉蒸折鼠耗之費其  
 附近開墾之地除三盤黃大畧等處與玉環地土不  
 遠應仍照玉環例分上中下三則徵收外其楚門老  
 岸及盤石蒲岐之地方土皆瘠薄且修曠疏河歲歲  
 皆需人力稍有愆期則鹹潮往來便難耕種若與玉  
 環一例定則勢難急公完清止可照依玉環所議之  
 下則輸納庶能竭蹶完辦至於陞科完糧之期則槩

以本年起科庶可濟玉環經費之需除今年已開田地飭令丈明秋收照則繳收造冊彙報變價辦公外其餘隨墾墾隨報逐年造冊送部則民力易於輸將而經費有所從出矣

一議得營制周而後巡防無悞設立營汛原以建威銷萌亦在據險扼要温州水陸地方與閩省接壤故設鎮標三營又城守營之外又有瑞安樂清盤石大荆四大營以為犄角之勢雍正元年前任福建督臣滿保又

題請將瑞安改為水師副將盤石改為參將部議准行在案查樂清大荆盤石俱在內地而玉環包乎其外屹峙海中從前棄而不守故不得以內地三營為門戶今玉環既請展復實為三營之外障當溫郡之藩籬應請設立玉環參將一員守備二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兵九百名分為左右三營以左營為陸路右營為水師水陸兼防庶捍禦有賴但玉環與盤石最近且盤石雖改水師所轄而洋汛東南西北僅及百里今已應歸玉環則盤石一營不但無水師之責即陸路既有外蔽亦居次衝若仍循舊制復設重兵實為虛糜糧餉請將盤石水師參將一員裁去同守

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四員兵四百五十名移調玉環營再於內地之樂清營抽兵一百名歸於玉環外尚少兵一百五十名查太平營之東畧現分撥有千總一員兵一百一十九名駐劄防守但東畧原係玉環鄉之二十五都向日玉環遷遣楚門一帶地方同時廢棄所以於東畧地方設立弁兵防守今玉環鄉之二十四五六都與原轄之楚門老岸一帶地畝業經一體展復其東畧即在玉環鄉之內既有楚門以為外捍請將東畧千總一員兵一百一十九名移調玉環營酌量派撥分防又温州城守營與鎮標同駐郡城尚可抽出兵三十一名歸入玉環以足九百名之數玉環既設專營其從前分隸黃盤兩營防守之陸路今應盡歸玉環管轄其水汛除盤石原管之洋面仍歸玉環外再有附近玉環舊隸黃標右營巡防之女兒洞乾江衝擔嶼沙頭長嶼洋嶼及外洋之披山大鹿小鹿前山等洋汛俱應就近歸玉環管轄以沙頭長嶼洋嶼東北洋面為黃標右營汛地其外洋則以洞正屬之黃標披山屬之玉環為界尚少守備一員通省無可抽調應請添設再玉環雖分水陸與鎮海盤石瑞安等營之水陸兼管者事同一例但

地方週圍七百餘里與定海相等應查照定海標之  
 例於左營量設馬三十五匹即以樂清太平温州城  
 守四營所抽二百五十五名步兵內昭依馬一步九之  
 例抽馬三十五匹歸於玉環毋庸另請添設仍將額  
 兵分別馬一步九戰三守七抽調以符通省兵制其  
 所需戰船即將盤石營原管船八隻盡數撥歸玉環  
 照例將備輪巡內唬船一隻平底布帆不能涉歷大  
 洋俟屆造年分另行

題

明改造沿邊巡哨小船十二隻將原給部價以為所  
 需公費倘有不敷令承辦之溫處道在於玉環糧稅  
 出息銀兩內支取添補開銷其盤石營仍改為陸路  
 但外有玉環障蔽毋庸再設叅遊八員兵數亦當酌  
 減請設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兵三百名防  
 守但該營守備千把兵丁已請移調玉環止留千總  
 一員兵二百七名左營尚缺都司一員把總二名兵  
 九十三名今查有台協撥防太平之金清洋嶼二汛  
 兵丁現議歸太湖營此二汛有撤回千把二員內將  
 祀總一員撥入盤石其餘官兵在近地俱係水陸要  
 衝難以抽撥惟衛協三營除分防外其在郡城者副  
 將之下尚有都司二員守備二員千總二員把總八

員兵八百五十七名原係陸路應將該協右營都司  
 裁去改為盤石都司併於右營存城之內抽調把總  
 一員兵九十三名撥入盤石合之原兵二百七名共  
 三百名駐防盤石黃花關岐頭以內港水陸汛地責  
 歸駐防都司防範照舊日營制歸樂清營管轄所有  
 新設玉環營應附近亦歸溫鎮統轄再盤石原係陸  
 路設有馬匹自改為水師裁馬七十三匹今仍為陸  
 路所有留兵三百名應於原裁馬數內復額三十四  
 以資驅馳則內外形勢皆有扼要而水陸之巡防亦  
 無疎悞矣以上各條臣等知識淺陋未能有當是  
 可伏祈

旨該部議奏  
 聖明鑒察指示施行奉



三國志卷之六  
卷之六  
五

表

宋

周行已代賀元圭表

帝德升聞天心克享肆申休命誕錫元圭躬受路朝禮備一人之慶

恩覃寰宇歡同萬國之心矧在承宣尤深林蹈伏以禹功不伐堯德無名洪水既平庶土咸正歌及九功之叙弼於五服之成四海會同萬世永賴嘉乃丕績維汝之賢告厥成功時帝之克歸美報上代天錫圭十有二山為州之鎮尺有二寸法天之時上有雲雷蓋示聖人之澤下無琢飾又知天子之全色應天元驗為禹物數非周制益辨堯時歷年千百而無間遇君二五而後出恭惟皇帝陛下行帝之德則天之明協和萬邦而人文化成光被四表而嘉休洊至粵有瑞文之應而昭鎮室之祥景命自天元功惟帝羣臣三請彌彰克遜之誠優詔屢頒俯聽僉俞之議乃協迎長之日大申展采之儀端冕當陽握符御極膺乾篤祐煥大寶以維新卜世延洪符九鼎而永固臣幸逢聖日逖竦鴻猷匏繫周南莫預軒墀之拜舞葵傾

五川行示  
卷之六  
藝文  
表  
吳

魏闕但瞻雲  
日之高明

王十朋夔州到任謝表

地易夔門難敢辭於蜀道心傾  
堯日遠尤甚於長安祗拜訓詞  
惟深感涕臣初由御史出守番陽任甫及於期年報  
茂聞於五月慕言言之列於顏魯國學優優之治於  
范仲淹擾切戒於庸人第務近民之易罪或得於巨  
宰方知為政之難比因有疾而丐祠不謂誤恩而分  
閫况魚復素稱巖邑在坤維實為要衝苟非文武之  
長才曷副藩宣之重寄豈臣庸謬足稱使令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德方日新仁若天覆閱鳥道烏蠻之險  
有刀耕火種之勞非言治不可以懷柔謂微臣或勤  
於撫字錄其寸效畀以雄藩臣敢不究心聞閭布教  
州郡觀武侯陞不居安未免於憂邊誦杜甫詩篇有  
志不忘  
於愛主

陳傅良賀壽皇聖帝表

五日一朝俱享玉卮之奉六官  
九御載揚寶冊之文邦國有光  
臣民胥慶恭惟壽皇陛下重華稽古正始齊家事親  
以萬國之驩虞虞嬪是相夢帝有九齡之予文母攸同

方濟神於穆清之宮而垂世皆希濶之典臣謬叨乘  
傳適阻稱觴雖莫陪鶴駕之朝觀光禁籞尚能述麟  
趾之化流  
詠河洲

謝賜歷日表

夏至三之日振古如茲周歷萬斯年自  
今以始凡蒙敬授悉賴裁成恭惟皇帝  
陛下得聖之傳為天所命受三朝之圖籍罔不朝宗  
在七政之璣衡皆如軌度乃頒初政爰布新書臣濫  
職將明當司攷協不違咫尺既同拜  
賜之榮敢離須臾而怠觀風之事

葉適除淮西提舉謝表

素抱迂愚自投閒散責之禦守  
試事淺而未酬就俛按行忝命  
優而難稱中謝伏以久令一使兼總三臺屬昔荒殘  
在權宜而當省於今墾闢蓋吏道之滋繁重以鐵治  
之恩而錢之官私尚難辨其真偽鑄有新舊致徒分  
於愛憎人心交疑物貨浸少茲為大慮所貴周防譬  
之琴瑟既解而更張然膠柱之譏猶在知彼馬牛不  
安於乘服則駭輿之患當思臣暫領斷陽未彰善效  
弗諳淮土早動鄉思敢以章句之諸生輒叨金穀之

劇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順時除弊因事討論不惜厚費以解註誤之窮愁不變本謀以消姦宄之階禍臣祇承德意遵用寬慈察部之條視身為律倘刑罰可損而事以底定則威靈所被而民用適寧

除吏部侍郎謝表

甫越兼旬遽移冠部界之華劇增

自強無才而願出人下乃欲安分匪云執謙胥疏退倚之中功名絕紀蹇產病昏之後意樂全銷天許會逢上命親近從冬卿而陪獻納攷地貢而修虞衡外耀恩榮內藏拙守於臣何所不足愧臣無以仰承今也趨六聯之清高司右列之銓序劾職既重責成必深用名已浮計實安有耳目觀記夙宵隱憂此蓋恭遇皇帝陛下有拔士之至明以好賢為大德馭下極稱亭之審待臣循理分之官位著所嚴等威自辨臣蕭然二簋不勝禮樂之陳眇矣一金豈在範鎔之列雖屬平凡之掾曷酬卓異之知

明

周旋及第謝恩表

聖明天啟式彰文運之隆綸命日臨蓬錫科名之盛恩加賤品喜倍常情

恭惟皇帝陛下剛健中正睿知聰明續神聖之鴻圖昭太平之至治恩澤已敷於海宇咨詢猶及於芻蕘遂使下愚悉叨榮寵錄姓名之凡陋後冠服之光華宴錫容臺賜兼寶楮皇仁廣大同造化之生成聲教彰明溥寰區而被暨臣旋等誓殫忠赤願効涓埃祝聖壽於萬年天長地久頌皇朝之一統海宴河清

議

元

史伯璿上河埭議

黃濱橫陽南境一村也其地東北距浦西南濱江廣一二里袤可六七里

墾田不過數千畝而已田間之渠往往淺狹易涸農歲以旱為憂故老相傳宋季嘗有堰其浦蓄水以資灌溉者其為利實甚博由是每遇旱歲眾輒議為而不果也後至元丙子自夏迄秋不雨里人林光祖倡為其事將撻石函板截浦為閘以疏閉之牛載無成喪民楮二百餘錠僅能植四石柱於浦之中而已其後五年歲庚辰大旱歷三時高田種不入土力田之氓數輩相與迎至寓公今副都元帥致仕周侯圭之侯至則召富民應徐二人喻以築堰救旱之意然後視水勢度地所定事期計財用以賦於眾眾皆樂從措置數月植木鎮土垂成而潰計其費用視丙子所喪已過半矣又其後七年至正丙戌自二月不雨至於七月忽大水瀾漫浸淫者數日水已復旱明年春乃雨歲大歉其年秋有佛氏所謂優婆塞者二人推

里中林成大之徒相與以復壞事聞於郡官缺正員  
 倅貳以下惟其言而從人始猶信之卒乃疑之由是  
 事不就緒富民徐又恐事機之易失謀廣福寺僧正  
 解復請周侯以秉其事侯慨然許之且為請於新任  
 太守岳侯藉其董督衆心始一然自秋徂冬再築再  
 潰暨丁亥春正人工大集堰始告成僅三閱月而復  
 潰稽其所喪殆與丙子歲等而其事終於無益惜哉  
 然則古堦所以不存於今者未必不由是也自今推  
 之丙子庚辰二役所喪者財與力而已丙戌丁亥壞  
 雖成然春夏之間雨水稍過其泛濫浸淫之所害如  
 芥子不實二麥失收在疇之秧萎黃腐爛而不可移  
 者過半仍致邊外水田淪入於江與浦者百餘畝合  
 數者而計其直又當數倍作壞之所喪而猶未也壞  
 潰之後決齧之陂塘不修秋潮乘之而入晚苗之鹹  
 死者幾二千畝以畝收數斛計之其所喪可勝言哉  
 水之小者如此或有滔天之潦數月之霖其害又當  
 何如然堦之作又豈惟無益而已予嘗籌其必至於  
 是而人莫之信也今則無不驗矣予豈有識緯術數  
 之學哉不過以理推之耳天下之水源之深者流必  
 長是浦發源之所曰梅溪梅溪之地周回不啻百里

皆山也其源可謂深矣必有縱橫數十里之渠以  
 容受之使其流得以周旋游蕩乎其間而後乃可蓄  
 耳今乃卽浦以為渠其長不過數里直欲束其流使  
 不得縱一旦溪水大至欲無浸淫決齧之害難矣譬  
 猶建數斛之水於一觴之中幸其容受而不濫天下  
 寧有是哉予懼後之不知而作者又將邀功而致害  
 故述已所見而論之  
 云至正丁亥仲秋日

明

侯一元馬山供億議

在予嘗遊台之石梁云輿人竊言

憲查公亦嘗歎雁山天柱當可熾炭煨而仆之否人  
 咸笑其言而不知其語之悲也其大東南箕之義歟  
 予聞之山中人云歲已亥戎院某公至山山外為惟  
 一牛待之久而不出脯已敗矣已而輪軒驟至不及  
 屠則鬻生牛而進之又嘗聞某公山厨一問猪肚肚  
 亦生出豕牢事多類此也或曰有是乎昔康侯以職  
 事望衡不登今仁使君亦且掃軌雁山則奚若曰唯  
 唯否否吾聞臺治民力困民土也民猶樂之又况名

山天所莫乎幸在道側得為使君時觀游節勞逸山  
 川其舍諸是在執事者而已竊見前使君重於蹕民  
 則盡謝陪遊獨身自往不知使車既過陪乘復來欲  
 損更益也持廉却餽罪其饗人不知饗人已飽百姓  
 已饑也夫有司以下奉上勢有必至止之為難竊以  
 揚湯不若息薪還婦莫如束緼今誠以供億責諸僧  
 而有司勿與知焉則病民之源塞矣其便有八夫山  
 必有寺寺必有僧僧必有田因田制役則不費一也  
 如雁山之水莫如龍湫則能仁主之峯莫如天柱則  
 靈巖主之洞莫如羅漢則靈峯主之不離其所則不  
 勞二也山肴僧飯雅與遊稱有于薦之風無懷州之  
 侈三也裁用有餘僧得取以自潤漸致饒樂可以旁  
 給四方遊客四也輪軒所如更得寬舒而無糾紛五  
 也林宮競飾為山生色六也國徵不入吏民晏如七  
 也耕鑿焚修租稅之外更不復事僧徒益勸八也蓋  
 輓粟黃腫不如募民塞下異時樂清黃巖分主鴈山  
 民持輕齋仰給他所費數十倍雖一時之勞而久之  
 則繩之斷木水之穿石也豈若委之常在即其素業  
 因而事之哉或曰夫僧之逃由負稅其負稅由豪右  
 其田奈何任之曰夫僧之逃由負稅其負稅由豪右

兼并也誠令得職驅之且不去即失職負稅而逃民  
 有甚焉今奪僧以畀豪民何益且二氏之教自國典  
 所不廢可盡絕哉抑斯議也亦有初矣宋時孔道正  
 生鴈山鴈山之驛皆僧主之具永嘉譜可稽也顧人  
 情安故吏道競時誠得憲牌大書置之山口  
 劫斷人吏式古制以求民瘼民其永有瘳乎

論

宋

蔣元中經不可使易知論

聖人未生六經未作道安在

聖人既生六經既作道安在乎口斯道也不以無經而亡  
 而存是知聖人之作經也蓋非專為道設為求道者  
 設也後世之人所以深究聖人之經者非以其經之  
 難知也聖人之難知也非聖人之難知也道之難知  
 也蓋聖人之道在我而與天下共之故發揮所蘊著  
 為六經至於說天也說事也說體也說理也說志也  
 燦然靡所不載叮嚀詳復瀰數萬言而聖人之心幾  
 無蘊矣嗚呼聖人之心待後世之人知之也然而後  
 世之人每以為不易知者何哉抑經真不可使易知  
 耶抑道統於聖人而衆人未易知耶抑使天下後世  
 必深思而後得耶抑故為淵源濶畧之辭以俾後世  
 之人使常若不可知耶曰非也言出於道至深至遠  
 非聖人故為難知也豈如閭巷俚語聞聲而知意也  
 聖人之異於衆人也智愚相半也宜乎聖人昭昭愚

者昧昧是則人以為難知者非聖人有以使之也如是則楊子之言是耶非耶孔子嘗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似聖人任術以治天下愚曰不然聖人之心豈不欲人知哉直以民之愚不可使知之耳推是說以驗雄之說不為過也或者問曰必若斯言則是聖人之道欲與天下共之不可得六經何濟於世而斯民何望於聖人哉若雄之論非以經為不可知也特不可俄而知耳後世如有知者觀之則思過半矣如有困而學者聞得其師治得其要業精於勤而亦未始有不知者也其有終身不與知者是皆自暴自棄也非聖人待知者未盡也然則明經之道其要安在曰經載道也道在心也我之心與聖人之心類也以心明經者逸而有獲以經明經者勞而無得學者不可不知也三代以上士以心明經故經明而為君子三代以下士以經明經故經明而為書生事業未足以副之也是非真知經者也何則以心明經者出於意言之表以經明經者不出於意言之間道雖寓於意言而非即此可知也止求於意言之間則解頭折角之士皆可升堂入室矣則漢儒之陋也譬如說譜者不善琴視勢者不善奕工律呂者未深於樂

兵書者木嫻於武業底於成識造於精不可以述學也百工小伎皆以心得而况於經乎必有以心通不可以言喻者矣或曰道非言喻六經何為曰將使學者由其所言逆其所不言者也不言之旨非反身而求之無得也是以古之明經觀其言而明於身反其本而復於心及夫身久而安矣心定而明矣苟於一經之中有一言之悟則六經之義粲然明矣漢儒不然明於此而不明於彼徇於末而不知其本皓髮箋註之間以求聖人之道是猶觀後人之影而不識其面也噫讀易而知爻象誦詩而知風雅漢儒之所能也至於觀易而忘象善詩而不說漢儒之所不能也故學者以為難知也嗚呼道之不明久矣士之溺於書生之學亦久矣然出於吾心者固常在也苟准反身而求之得於意言之表者經之明其庶乎

陳傳良兵論 天下不可以近慮慮之也以近慮慮天下之勢難合而其隙也易開將以固其難合之勢不可一日而去德至於隄防其易開之隙亦不可撤其備而示之可乘之間故兵之制常與德並行而不可廢三代而後人君始以兵亂天下而世之好名之士苦



其毒而厭其多亂必欲一芟而去之蓋借夫詩書之  
 放牛馬橐弓矢以自証嗚呼是其為慮也亦不遠矣  
 夫武王之偃兵非武王之意也勢也武王以商之諸  
 侯與八百國之衆而遷商之鼎義士薄之則天下之  
 疑於周者或不少也蓋至於成王周公之世猶未能  
 無不靖之心武王不亟釋其取天下之具以安天下  
 之反側則夫洵然而變者未止一祿父也故其道不  
 得不權其宜以自固然其所以為天下計者未嘗廢  
 司馬法也而又其時足以制殘商之死命亦得以安  
 意為之而無忌好名之士不達天下之勢而借其說  
 以文太平乃始闢戶斬關開盜之路而招之天下之  
 禍不始於此也乎昔晉之平吳非晉之福也唐之得  
 兩河於季世亦非唐之盛事也武帝侈然自以無虞  
 不聽山濤之諫而去州郡之兵蕭俛段文昌之屬亦  
 無永圖競為偃武之談以中穆宗偷安之欲藩鎮甲  
 士日彫月耗一旦盜起永寧禍發燕趙而國家無如  
 之何者晉祚遂以不久唐之故壤復淪盜淵嗚呼為  
 天下慮而使淺謀卑見盜太平之名者為之天下之  
 不及晉唐者亦幸矣

鄭伯謙太宰節財用

或問王制之書言太宰歲抄制國

節財用冢宰與王論道經邦者而區區於理財用之  
 未何也曰君心之非莫大乎侈心之生財聚於公上  
 而大臣不敢樽節於其間則府庫之充物財物之浩  
 穰而人主之宮室器用服食賜予一切始無度矣是  
 固蠱壞心術之大源而以道佐人主者之急務也予  
 嘗論冢宰屬官以為內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  
 烹庖饗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醢醢之物物  
 之微者也次舍幄帟喪服為末用宦寺嬪御灑掃使  
 令為冗役而宴私玩狎之際易以感悅人主之耳目  
 而侵竊大臣之權柄是以冢宰一舉而盡握之此固  
 一說也然而府庫之財物國家之耗費亦莫大乎是  
 數者之間使太宰身不得總其人心不得約其用則  
 多寡豐殺去取用舍損益之目誰得而檢之秦漢以  
 來散無統紀武帝窮奢極侈尤為無度衛士已三萬  
 人而郎衛之外又增置期門羽林南北軍之外又增  
 置入校衛無復多寡之節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  
 充天子私供養太官七丞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  
 主擇米庖人主宰割無復豐約去取之制黃門給事

禁中鈎盾掌苑園尚方作禁器御府主衣服掖庭永巷亦置入丞上林池籞多至十監無復用舍損益之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金錢以鉅萬計縣官空虛而吏始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矣異時元帝在位雖號温恭少欲而齋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王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既馬食粟將萬疋此御史大夫貢禹所以拳拳獻忠願減諸離宮及長樂宮衛之大牛太僕減食穀之馬水衡減食肉之獸省宜春之苑罷角觝之戲復齊三服官之舊而還高祖孝文之節儉也雖然禹徒知有高祖孝文之節儉而豈知有太宰九式之均節耶以周禮攷之膳夫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禽不會酒人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飲酒不會內府歲終不會王后之服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裘與其皮事夫一歲之財有限而司徒所以制一歲之入冢宰所以制一歲之出者亦有常令而皆曰不會豈真使王后世子得以自便而自取耶彼賤有司也以區區賤有司而與至尊較出入之是非計用度之當否則於勢為不順於事為

難行是以上取之而下供之而多寡豐殺去取用舍損益之數則自有九式存焉吾何與知而與至尊校曲直取與耶是故好用匪類吾則供之芻秣幣帛吾則供之工事羞服喪荒賓容祭祀吾則供之以至所謂賤土辱事微物未用冗役吾又一切供之而一曰祭祀之式至九日好用之式太宰則總持之而一曰供於有司而式法持於太宰是以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取百官有司於此亦不敢至於違式法而過供宰夫以式法掌祭祀酒人以式法授酒材掌皮以式法頒皮革委人以式法贊逆會太府以式法頒貨賄人主幣餘職歲以式法贊逆會太府以式法頒貨賄人主之私心以式法而礙財用始沛然有餘而論道經邦之地始造原立本於此而無以蠱壞之也九兩繫民或問九兩之中曰牧者君也曰長曰王曰以助君而得民者固其分也有如師儒之間宗族朋友之際山林藪澤之豪豈嘗有位於朝有祿於國者耶而均之曰得民與牧長王吏並立而相參何也曰此先王防患之深意也夫千里王畿之外公侯而下

藝文論

三

伯子男而上其君皆牧伯也千里王畿之內近而鄉  
 遂遠而都鄙其官皆長吏也三等采地之間卿之有  
 邦縣公之有邦都其人皆主也牧伯皆有分地則其  
 地大有以服民公卿各有采地則其利入有以得民  
 長與吏雖有祿而無位然既食其祿則民亦有以尊  
 其貴既專其政則民亦有以悅其治蚩蚩之氓其聚  
 必以類其分必以羣不為之兩則渙散四出而其勢  
 不可合矣是以牧長主吏先王各使之繫其民而聽  
 其兩不可縱也不聽其兩則其勢將至於渙散聽其  
 兩而從其得民也日有懷詐怵邪之諸侯傾側擾攘  
 之士出於其間則逆節之萌禍心之包藏其將何以  
 制之先王於是有所節制朋友宗族豪富之兩以參互  
 於其間是九者相與為兩而後邦國之民有所耦合  
 有所耦合而後有相訓相保相及相共相利相安之  
 道昔者孔子孟子以布衣匹夫而衣冠禮樂足以師  
 表一世其門人弟子不遠數千里而從之雖飢寒流  
 落濱於死而不去此師以道得民也庚桑子居於畏  
 壘而畏壘之人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陽城居於  
 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此儒以  
 道得民也商之七族宋戴莊武之族齊諸田楚懷屈

率以強宗大族更相維持繫屬人心若漢郭解之游  
 俠輕財重義由萬死一生以救人之急而任之事則  
 民心爭慕而惟恐或後蜀卓氏孔氏程鄭刁問之徒  
 占山林藪澤之利殖貨累鉅萬而富比封君隱民皆  
 取食焉此三者以族以任以富而得民也九者各有  
 以得民之心各有以聯民之族類相悅而相附相制  
 而相維持故彼動而此禁一萌則一握先王經理邦  
 國之大意隱然可見於此後世王制不明是九者雖  
 朱嘗不兼有而為治者不知也徒為之牧長為之主  
 吏而所謂師儒朋友富家大族未嘗過而問焉是以  
 越雪蜀日吠噬狂走上之人不以為意而師之得民  
 者廢溺冠騎項之餘俳優侏儒爭以為戲而儒之  
 得民者廢禁游俠破黨伍而朋友之得民者廢誅鋤  
 強宗遷徙太族嫉惡州縣之富民而宗族豪右之得  
 民者又廢五者盡廢而牧長主吏雖存又皆割人以  
 自奉役人以自安耳州縣之守令大抵以辦財賦為  
 職而得民之道百郡千邑無復一人經意矣秦漢以  
 來牧長主吏之間如有番令吳芮南海尉佗才得江  
 湖嶺海之人心遂起而王其地魏其武安以招致賓  
 客之勢而傾動天下吳王濞山海之利賦不及民拊

循招納而山東七國之變相挺矣士不考論後世之變而惟見太宰九兩繫民之說則孰知先王防患之意深哉

余夢雷性論

天下之言性者多矣告子荀子之說孟子

與才其微妙之處恐莫之能喻韓子以上中下三品申之則反晦矣及程子以五行陰陽之理太極無極之圖反覆推明本孔子相近之旨以分別氣質之性非不詳盡也但世之知性者固可即理與圖而參其微其不知性者亦安解五行陰陽太極無極之所以然乎不解其所以然而測以形器索夫杳渺其於性也抑又遠矣惟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朱子集傳云性即理也命猶令也以令字理字釋之誠尋繹而可悟矣何後之言性者且紛紛聚論莫知所歸得毋以斯語尚屬艱深乎夫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形生而理具也理即仁義禮智之性而謂有不善者歟試取而譬之吾徒日用所需者無過於筆名爲筆則作書即其性也而乃有一字不可書者有初可書而終不可書者豈筆之性耶必其毫穎之不善必其收藏之

非宜其質也其後起以致之也豈筆之性耶顧此猶未足爲常人道至於馬以載重牛以耕田貓以捕鼠犬以吠賊是其性也每見人欲得馬以載得牛以耕得貓以捕得犬以吠相聚而談無不喻無不信也而既得之後有不能載者耕者捕者吠者從未見有指爲性之殊必謂其生質之不美蓄養之有妨教之則可復其性也及教之而終不能斯棄之不惜矣物性如此人性可知則求孝於子求忠於臣求悌於弟求信於友是欲得其固有之性耳其有不孝不忠不悌不信則即不仁不義無禮無智者豈性之故歟甚矣天命謂性一語足定千古人性之論熟思而有得焉又何必求之艱深乎哉

書

南北朝

謝靈運永嘉與弟二書

前月十二日至永嘉蠓不如鄞縣車螯亦不如北海 聞惡道

溪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嘆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

與從弟書

永嘉地無佳井賴華蓋山北湧出一泉名為滴水

張九成與宋之翰書

某到任以來詢訪此邦賢者竊聞公寡嗜慾薄滋味安貧守義作詩

有三百篇遺風用明教化極深欽仰年高德尊不敢通姓名以勤動止輒奉春酒以介眉壽且少見敬慕

之意

萬規復郡守石牧之書

守令之勢可以畜常民不可以待士子古之為士也義或不可

雖刀鋸鼎鑊而莫之屈况鞭楚之威可以恐致乎使以常民見畜也書半幅之牒走一介之吏呼之如疾

風受命之日其往也如驚鵲鳥乎役而不可豈有屢命之瀆而櫻閣下之慮乎竊商此論非出於隆厚之所欲道抑有左右為之發焉使左右發之而閣下誤聽是引閣下於非道而率士子於僥倖之福使愚雖獲造門下其何補歟

蔡景達上趙州判書

竊聞興利除害為政之大綱事有關於利害者利固在所當興害亦

不可不禁也安陽為邦負山濱海困於盜賊於今五年矣然而城隍不立民無固志未聞有興版築之利以安之者閣下憫生民之塗炭毅然以保障斯民為已任肇建大議四境翕從不踰月已有疑立之勢而公無聲色之勞民之趨事惟恐或後直以閣下秉至公之心以佚道使民志在乎民而非為身計也此其所以利吾邦者亦甚厚矣然百姓繼作為役未艾殆恐蠢蠢之徒運土輦石往往吝跬步之勞遂至發人塚墓是則深可悲耳今之進言者曰興大利者不計小害奚必屑屑較量此乃老生之談阿世之語深誤人聽聞者也苟欲利之適乃害之閣下慎勿納焉夫宅兆之設蓋欲保其親於無窮孝子順孫報本之實

惟在於此今縱其暴露而不加禁不惟死者受陳肆之辱且俾生者抱終天之痛仁人用心必不若是忍也矧其土石處處有之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奚必藉此以為用哉借使承役之家有先世墳塋於此固將不憚其勞運石於遠而不忍自毀其墳以就城也必矣夫築城以安其子孫而隳其祖父之所依歸是猶欲芟其枝葉而拔其根本厥傷亦大矣今而禁止在閣下一施令耳初不係乎城之輕重亦何惜而不為也幽明雖殊而安之初無二致使生者有奠枕之安死者亦有磐石之安仁人之恩豈不溥哉興利而禁害有不可偏廢者故敢布之執事惟高明鑒之

明

郁山上張羅峰書

閣下以勅建寶綸樓大治第宅廣基

今移易幾何家區垣里餘矣而意猶未足殆非所以善後且閣下居朝常喜稱伊傅周召之為相獨奈何所以處家者顧出蕭何李沆下也山亦知聖天子方嚮用閣下還朝日月而不職在太守便葛巾野服何

所不可豈驅赤子獵  
浮榮哉地決不再廣

侯一元上郡守洪覺山救荒書

夫救荒恒言其一曰平  
價平價者欲令凶歲用

樂歲之價也糶者有餘糶者不足損有餘補不足故  
曰平此善政也愚竊以為欲平者仁君之心也而不  
平者物之情也昔耿氏常平之法穀賤則增價以糶貴  
而後可幾也昔在官者若民則惟害之避惟利之  
則減價以糶此在官者不能論君長所不能制者乃天性也昔  
就有父母所不能論君長所不能制者乃天性也昔  
范文正知杭州歲飢穀貴至斗百二十文范公更增  
其價至百八十文告論遠近於是商米大集價亦隨  
減包孝肅知廬州亦不限米價米更以賤此固以誘  
致境外之米然可以推見人情誠價貴有利則境內  
之米亦必不煩告戒而自出矣常平所謂增價減價  
者蓋就時價而稍增減之故曰價平而止若豐凶獨  
守一價則何所用其增減而又何平之止哉夫以官  
府之粟無愛於民猶必隨時低昂其勢然也况在民  
者乎今境外之米或不可望境內之米亦宜用時價  
而少損之庶幾民之從之也輕其猶有不從者然後

勸粟之令可時下也其二曰勸粟勸粟者亦平糶之  
意但其權稍出於上所以開民之固吝教之以相生  
相養之道亦善政也愚竊以為勸粟之意本欲以有  
餘補不足也然凶年非巨富之家鮮有餘粟中富以  
下則足以自給而已責中富以巨富之事是使舍其  
父母妻子之養以養人非補助之本指矣江浙之民  
其貧富以田為差故欲辨其產者惟按其田則可知  
也愚以為諸有田數十頃者為定其高下之差使以  
差出粟官為主其價用時直而稍損之若今所謂勸  
借者則粟有定數猶愈於鄉民無已之求也輸之於  
上猶愈於人自為政之舛也如是民必樂之其五頃  
以下至一頃者勿賦以粟而亦不得受粟此其與責  
民自料其產自出其粟者相懸矣蓋使小民呈報則  
有賣富誣貧之奸使富人自糶則又有冒妄不實之  
奸而其甚可憂者小民羣輩自入富人之家爭以攘  
奪為事法不可勝則為亂之漸也此俗一成中人以  
上人人自危矣又所謂饑民者謂其無田可耕無家  
可倚而今皆椎牛釀酒攘袂奮臂相與約誓而為饑  
民而其無田無家反不能自列於上則是善人常饑  
惡人常飽彼惡少年不喻上之德意方且以為衣食

之本情其所有事而趨之傷化之大者也其三日閉  
 羅閉羅者非先王之法然今之郡國各有分地人惜  
 其粟人愛其民百郡皆然而一郡獨否則病何者無  
 入而有出也故閉羅亦為不得已之政愚竊以為天  
 下一家均為生民以百郡之廣必有有餘不足之處  
 因而通之則俱全之道是以先王禁遏羅也四海譬  
 一郡一方譬一縣方今閉羅之政在列郡行之則不  
 得已也何也以他郡之政他郡制之也在縣邑行之  
 則仁政必有壅遏偏枯之患矣何也以一郡之政  
 於一人也就一郡而言之則諸縣豐歉不同矣就一  
 縣而言之則諸鄉豐歉不同矣譬之決渠水以救涸  
 澤渠雖稍減澤亦得滋水平自止渠澤兩利非必竭  
 渠以附澤也凡人之情先自為而後為人誠使五縣  
 之問各得流通相為出入則其出者必有餘者也入  
 者必不足者也不待為之卻慮而民自得久之則五  
 縣若一仁無不貫矣愚小子竊惟涓塵以必赴為勤  
 海嶽以并容為大伯宗多知而梁山之議乃效於將  
 車之役夫威王明主而治齊之理乃發於自售之醜  
 女古之大賢若此者非一蓋議有不可用而言無不  
 容則人自竭而理畢具矣伏見明公哀矜之心浹於

窮民明威之治訖於豪猾令無不行法有必用將以  
 兼舉周官恤貧安富之政而并包五縣之民此千載  
 一逢也故某自忘其將車求售之陋而欲有獻於深  
 哲遠聽之前誠珍莪子而昧太牢矣伏惟明公矜而  
 察之幸甚

項喬上張羅峯相公書

天子之職惟在任相宰相之職  
 惟在下賢其周恤民隱除奸革

弊皆眾賢之職也天下之賢孰無忠君之性宰相又  
 從而禮貌之豈有不感激思奮以求無負天子故稱  
 周公輔相之功在吐哺握髮始以周公之明聖能不  
 辭吐握之勞者其學根本於敬也人心惟敬則兢兢  
 業業視昆蟲草木如恐有傷視匹夫匹婦亦為天之  
 聰明也肯於士者不之敬乎夫士不同其當敬一也  
 有英敏者固可辨天下之務有緩厚者尤可養天下  
 之和有為明主所棄而時論歸之者有為士論所鄙  
 而明主親愛之者有建明累於學識而心事無他者  
 有形勢相逼性行相戾而未必無他長可取者要皆  
 在所當敬是故來則未嘗不見見則未嘗不愉悅以  
 作其氣從容以盡其辭辭順必求諸非道辭逆必求



諸道論事雖或如爭事定不失和氣夫是謂之敬也  
 宰相敬以下士士協恭以致君天子可垂拱而理矣  
 然敬之一字未易言也以舜之温恭而禹猶戒之曰  
 毋若丹朱傲禹豈不知舜之不為丹朱乎亦謂人心  
 之變遷無常雖聖人不能逆料其後耳閣下自謂與  
 古聖人何如也其持敬之功固當百倍於古聖猶恐  
 失天下之賢士若履盛滿而忘傲戒將不覺聲音顏  
 色拒人於千里而讒諂而諛之人至矣一薛居州獨  
 如宋王何哉

又聞之伊傅之未相也莘野傅巖之朝夕常與農夫  
 有以寵異之而勳華遂覆天下矣司馬公之入相也  
 一時振作之功亦掀天而揭地方退而居洛真率之  
 會下及遺逸至於朝廷天下事絕口不復言也孔子  
 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  
 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彼諸君子皆有以識此  
 也閣下昔者在朝已成親長之俗而已若夫無地起樓  
 臺居不謂之危下堂拜縣令勢不謂之屈油油然齒  
 於族齒於鄉亦不失為尊且貴理亂不知陟黜不聞  
 亦非忍於棄天下也若然則進退兩善喬何間然之  
 有

李光春為吳寶秀請謚公揭

竊惟五年謚典今方擬議

惠之徽稱凡有潛德幽光越在澳濶隔在數百年者  
 皆得附於名賢之筆舌以鋪張揚摧與天下耳而目  
 之而乃有守正觸奸破家為國夫為民陷寘妻為夫  
 折驅如故南康守吳寶秀者尚可斬易名之典使貞  
 臣烈女瞠目泉壤懷今弔古者撫膺太息哉寶秀温  
 之平陽人舉萬歷己丑進士家故奇貧自其為諸生  
 時以文雄鬻序間郡邑虛左迎致而秀澹然自守糠  
 粒果腹也筮仕大理寂寂貧如諸生而自守益勵至  
 平亭庶獄精心法比不以絲毫物情私意錯其間暇  
 則閉門讀書耳以是居曹五六年始出守守復為南  
 康最瘠郡而猶懼脂膏汚之甫至凡一切佐守私費  
 者裁削殆盡又念其民凋殘甚思刻意拊循誠心所  
 感不匝月而父母戴矣暴鬪李道管江右權關奸貧  
 屬集族之開府湖口益往來咽喉罔利無所遺而沿

故事結歡公公不應道心銜之會道之左右推漕卒舟漕舟與相撐柱大風猝起兩俱有覆溺者妄謂漕卒殺其人以抵公公不問更設鼓吹綵幣賞篙師之救他溺者道乃讒之神宗謂其阻權稅佐漕卒神宗震怒馳緹騎逮之郡民老幼集堂下呼號公危坐自若其配陳孺人痛公欲與俱公以罪人無携家理力拒之孺人檢篋笥得環劍之屬可三兩餘縫布囊付為道理費而自縊梁上死死不能具棺縣人資以棺始成殮是時神宗怒甚會孺人死事得聞上遂稍解下法司鞠尋釋之歸歸則貧益甚三子皆幼衣食無所出僻處下邑跡不入郡縣庭竟以饑寒死冤慕未嘗一日去心即今昔清議歎惜咨嗟無不萬人交口雖拜少卿之贈未易節惠之名伏惟至張公道激勵後賢寶秀行應謚典與否必有清裁春等可勝激切懇仰

王瑞梅上戴治院書

入賊求撫自去年麻黃之間已持此議嗣後說屢變而計屢遷閃爍

不可方物舊臘渡河而南賊已攻下穀城復藉口闖賊甘言以愚穀之士若民罪歸人而功歸已入賊真

狡賊矣滇將許名臣捧憲檄招撫兵述賊乞撫之詞不曰解散歸農而曰願帶馬兵七千步兵三千合萬眾以勦賊自贖噫古來有釋戈解甲而縛投降者矣而此更欲厲兵秣馬意欲何為豈真在勦賊哉無非欲樹此大營壘使進可以攻退不失守勿致困我戎索耳是則口言降也而心未肯降且先樹一不可降之勢矣况萬人之安插何地向以為賊猶得拒之城郭之外而亦猶畏我兵之與為仇若撫矣將誰拒之而又不誰仇之恐稍有不如意肘腋之間紛紛春春禍有不可知者矣以愚計之今惟有勦撫並行之策姑且未即交鋒而先盛陳鎧甲亦既奮揚威武而始徐議生全相地受敵之處兵以護之相敵盤據之處兵以威之以滇兵之一千守光化以一千守樊城此防河以北者也而以滇兵之一千五百合郭繼裕之五百為二千分守西南兩關以固襄城之門戶此外滇旅三千七百餘人台臺遴選轄門中軍旗鼓之官能而嫻於戰者賜以令箭督令躍馬揚戈直薄穀城之五六里外與賊營相望赤羽日白羽月炮石劍戟如雷如電似雷似雪而後下之令曰爾賊誠有悔禍之心我姑待以不死爾急解滇黨與凡擄掠之難民不

問男女少壯給以照身盡歸井收甲楯輸吾庫馬匹  
 輸吾廩爾賊祗留土馬少許約以十百極多不過三  
 百其置諸曠野而耕鑿惟命其執鞭弭屬橐韃以禦  
 奸暴亦唯命三日為期悉囚首軍門撫不撫兩言決  
 耳若猶是量多較少今日請地明日請官是不過誘  
 我以避且夕之誅愚我以恣焚掠之計又或重賂以  
 餌我之叛兵愚民獻餽陳芻需飽而颺耳我則奮大  
 兵一鼓而殲之以薄穀城之兵為主軍搗巢拔幟而  
 南漳有賈一選之兵光化有周士鳳之兵合臺標下  
 之火器手弓箭手亦桓桓如林併四面分防之兵視  
 賊所向皆可整架歸併環遶合擊何憂賊之不為金  
 魚阱豎哉蓋示之以必殺而彼乃怖死而貪生子以  
 殺中之生而彼乃心折而不貳是言勦者非敗撫局  
 正所以濟撫局也况將為勦賊之官以職勦者專言  
 撫即不令人疑亦令人玩此在滇將不自知人盡知  
 之矣故願台臺急嚴軍令以勦為撫勿以撫廢勦司  
 命當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令嚴則將肅將肅則兵強  
 兵強則我制賊不為賊所制是今日之第一義也  
 上理按兩院書張獻忠乞撫一事已八閱月蒙各臺  
 所以安撫之者亦真知盡能索不遺

餘力矣而獻忠心事似有不可測者蓋獻忠奉明旨  
 赦罪立功赴理率軍前調度者也則舍立功更無自  
 贖之路矣始埋臺檄調其兵四千而進止未決猶曰  
 初撫之寇安集未定也則隨為之度地以居之量田  
 以授之白沙界山湖地處處皆可播種而獻忠不任受也聞  
 荒田幾五萬畝處處皆可播種而獻忠不任受也聞  
 取民間有主之腴田而耕斯其志固不在農矣遂巡  
 至五六日忽十闖天七八股盡奔唐鄧間距襄不二  
 百里遙當時奉治按兩院勦獻忠提兵征勦給以資  
 糧督以監軍道斯固獻忠報効之日矣乃口然而心  
 未必然今日然而明日未必終不肯出門半步也  
 而且且有淹沒四功之說且有欽降關防之請殊駭聽  
 聞近七月初九日獻忠復投一揭即欲連請七八九  
 三月之糧以養其一萬一千之兵如無糧則於湖廣  
 所屬每府量給銀二萬以贍眾口職闕之不覺口咋  
 而心驚也不知獻忠果何心而發此言乎大兵之食  
 糧為從征也調之不赴曾是畏甲偃戈之眾一空糜  
 朝廷數十萬之金錢乎若云不願為兵則為農為商  
 耳而日出不作日中不市動輒數萬嗷嗷以為要挾  
 之藉今且差馬兵手持張副總票肆出於光穀襄棗

之間迫分秋糧嗟此兵寇之遺黎蝗蝻之剩稼安有  
天雨地湧之粟以養此狼吞虎噬之衆乎應之則勢  
必不能給即能給亦無此法不應則彼不能安恐不  
安更有他心職滋懼矣夫獻忠以從死得生之罪人  
荷朝廷不殺之恩各臺生成之德調遣則許之糧歸  
農則予之地是宜驕氣日斂而降欲心日汰而滅精  
誦盡奮以捐軀圖報爲我用而不自爲用則撫局事  
觀厥成而察其舉動似猶驕蹇恣睢負隅以逞此職  
之所不解也職身在地方肘腋之間患此大癰非不  
請之治臺商之監軍道晝夜思維亟圖善後第撫心  
至此已極撫法至此更窮惟仰待台臺卓識遠猷揆  
情度勢何以使之革面易心使議撫者不受撫之愚  
而地方亦不受撫之累善爲消弭無滋潰  
決則職所不勝延頸踵踵而望之者也

宋 政

王十朋與溫守袁孚正言啟

漢被殿廬葢適我願兮之始懷章里閉正事其賢者

之時曾族賀之未遑遠躬械之先辱俯懷愧懼仰佩  
謙中某官蘭省魁儒芹宮哲匠卓矣聖賢之學粹然  
道德之容議論哀乎古人文章蓋其餘事方權臣用  
事之日官冷廣文逮聖主當陽之初席前賈誼擢自  
臺察處於諫垣言人之所甚難行吾之所素蘊首破  
和議力推奸謀有著龜先見之明稟松栢後凋之操  
君子稱爲古遺直天下傳爲真諫官十上固爭挺袁  
安忠正之節一毫出守得謝公山水之州上方念之  
公其歸矣某蒙恩云國需次還鄉喜父母之邦得神  
明之政汲長孺雅嘗慕登臭味本同王仲宣幸依  
劉旃蒙可托

樓鑰通温州交代沈詹事啟

偃藩滄海真有古方伯之風易鎮溫陵庸示東諸侯

之勸乃容賤子獲繼後塵敢言一月之間再辱五雲  
 之貺焉謙甚矣揣分悚然恭惟其官學貫九流氣高  
 入表天分已超於凡品心傳自得於遺經嚆道脉脉  
 聖涯信師友淵源之遠穿天心出月窟仰文章黼黻  
 之功首振宏綱早膺睿獎游居宰掾遂陟禁途儲察  
 推商結之賢朝望出漢庭之右粵從壯歲已著外庸  
 使節帥垣凜威名之猶在閩山江國懷惠愛以如斯  
 獨屬儒未識乎旌旆故上意特分於符竹教條所及  
 掃狡穴以一空政務日新剔蠹原而欲盡期年而變  
 百堵皆興精力如黃穎川而事不繁方畧如薛馮翊  
 而用自省撫摩多暇賦咏流傳繡口錦心在昔接王  
 楊之舊風樓月觀從今齊沈謝之名忽傳舜詔之頒  
 更與泉麾之重佇聞歸奏別拜褒遷刺史之為三公  
 厥存故事人主之論一相肩佐中興伏念晚生無堪  
 冥行當血氣盛強之際不飢大所居之官矧父兄憂  
 患之餘豈復有敢為之志茲叨郡紀遽迫成期雖惟  
 為養之私未識牧民之首仰惟耆德常拜下風庭內  
 芝蘭已見朱轡之賢守門前桃李居多黃閣之名臣  
 望重儒先年為父執退而孤遠敢謂交承瞻之在前  
 知堅高之可慕瞠乎若後豈奔逸之能追尚須修敬

之初躬請告新之益暑風清潤燕寢  
 邃深願精茵鼎之調仰副冕旒之卷

傳

宋

周行已包端睦忠孝傳

大忠孝難矣哉性靈天植能盡其道斯存順而致寧也故絕裾

赴名者不得為忠袖手時艱者不得為孝厥維艱哉  
 若予內嫻端睦包公殆無忝於忠孝者矣公諱汝諧  
 與弟汝嘉皆業儒遵履繩墨更饒大畧事親至孝雖  
 菽水必盡歡自勿及長孺慕之情不少哀鄉里咸稱  
 包孝子云宣和庚子冬方臘起睦州連陷杭歙婺諸  
 郡明年春至遂昌吾州民望風奔遁郡守倅皆倉皇  
 莫知計所出州學教授劉士英與館下生石礪獨謀  
 措置禦賊白守倅糾集義士王三錫丁仲修輩一十  
 有八人公預焉是時賊勢熾甚僉謂城不可保民有  
 乘舟浮海者有負妻子匿山谷者公激於義白諸父  
 老曰某聞戰陳無勇非孝也臨敵避難非忠也某與  
 若曹雖無官守然所食皆君食也可值時變而甘不  
 義乎父老曰爾能為草莽忠臣吾屬死無恨矣公乃  
 身先士卒惟士英之令是從雖喪元有弗顧焉三月

二日報賊臨處州已及白沙眾皆驚阻公從士英白  
守倅戎服督視以振士氣由是戈戟森列城上人心  
前定至四月七日賊犯白沙上英謀分兵截上戍嶺  
以公率眾往逮夜州賊公等兵亟捍城西鄉鼓行至  
行春橋賊已逾嶺矣焚劫賜畧距城甚邇公與義勇  
王琬等不俟整陣徑犯賊鋒連斬數十級士英領兵  
還燒綠野橋使賊不得渡十五日賊犯思遠樓公等  
奮擊賊退去先後從士英禦敵不下數十戰竟死於  
難鄉之人無大小靡不咨嗟隕涕焉事平當路叙勲  
以公嘗立專祠乃賜志孝匾樹厥宅里以示激勸予  
既傳其事復系以贊云嗟乎爰茲綱常天經地義暗  
者弗通柔者自棄民氣弗溲聖道未墜卓哉包公美  
厥性靈不宰自勇不察自明義以輔主仁以報  
親沉為河嶽升為星辰肅肅廟食耿耿精英

明

劉球卓忠貞傳

蘇子曰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  
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  
運其立也亦自來其逝也亦有所為故由呂自嶽降傳  
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

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  
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賈育  
失其勇儀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  
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  
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  
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於乎斯言也求之古人在漢  
為諸葛公在唐惟韓文公顏陸張許之數子在宋惟  
文李陸張諸君子在我朝則卓公敬其首稱焉公生  
而資質秀敏穎悟絕人讀書十行俱下一見棄去終  
身不再讀詩辭宏婉有一唱三嘆之音為文精奇警  
夜磊磊落落類其為人七歲時從羣兒嬉有相者異  
之曰此兒骨法殊異後日必為名公卿惜血不華色  
爾性至孝讀書寶香山時年十五晨昏之禮雖遠不  
廢會夜歸值大風雨昏冥不知所之得一兕牛憑之  
而去及歸開門乃一黑虎也時以為孝感所致既而  
領鄉薦登洪武戊辰進士除給事中時國初制度初  
立典則未備諸王服飾僭踰公乘間白上曰京師天  
下視效禮法綱紀攸先陛下自即位以來澄清六合  
蓋欲家喻戶曉傳之萬世而無弊也聞諸王在禁中  
服飾尚有擬太子者然則何以令天下耶帝笑曰卿

言是吾未慮及此也由是益器重公而或乃以太剛  
則折為戒公謝曰敬一介寒微荷上厚恩驟登清要  
官以諫為名吾知盡諫諍之道上不負吾君下不負  
所學而已禍福非所計也且吾聞居其位則思直其  
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為之益力陞授宗人府經  
歷再陞戶部侍郎建文皇帝登極時太宗皇帝已封  
燕矣公密奏乘其不意請徙封之其畧曰燕王智慮  
絕人雄才大畧酷似先帝顧其為人必非久在人下  
者凡北平天下都會地方廣邈士馬精強金元之興  
皆由於此今宜及其未備徙封南昌則羽翼既剪變  
無從生萬一有之亦易控制不然彼志得行則謀無  
不遂大舉而南建瓴東下當此之時勢如瓦解陛下  
孑然一身雖有一二特立之士亦無能為矣夫將萌  
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可為者勢也量時而為非至  
剛者莫能斷未動而見非至靜者莫能察惟陛下留  
意焉疏入時帝坐便殿大驚手袖以入翼日召見曰  
卿何得出此言燕王骨肉至親卿雖慮事深長其謀  
當不及此公叩首曰陛下以燕王為至親楊廣之子  
隋文不尤親乎一旦讒言入耳父子之間遂行弑逆  
此豈人情也哉臣言是願陛下察之且帝王之孝以

保安社稷為先小節非所論也帝默然良久曰卿休  
矣吾方思之事遂寢太宗皇帝南下時公已被執首  
責以不迎乘輿之罪曰此小臣得非前日裁抑諸王  
者今日爾復不臣我耶公厲聲抗拒辭甚不謹且曰  
先帝若依敬言殿下豈得至此帝怒欲殺之而憐其  
才美命繫獄欲屈其志而復亨之時使中臣諷之曰  
今上皇帝叔也建文皇帝姪也事屬一家忠無二致  
公既盡心前朝何不移忠今日昔管仲不死小白魏  
徵再事太宗故事可師何為徒自苦耶公泣曰人臣  
事君有死無二足下以管仲魏徵為言此非所以望  
敬也夫以武王聖德而夷齊尚不朝周先帝正朔相  
承畧無過舉一旦利欲迷心遂行篡逆吾恨不得請  
上方斬馬劍死得見先帝於地下爾爾復欲我臣之  
亦何心哉帝知公義不屈然憐其至誠猶欲生之姚  
廣孝不可謂陛下雖天下已定然兵革方殷若欲逐  
駕燕都必殺敬始可方今楚王尚強蜀王富盛敬雖  
一人書生實英雄才畧也今若生之則彼得行其志  
移朕諸王聲揚大義據東南之饒限長江之險鼓舞  
豪傑起兵北來陛下未可安枕也豈非養虎自遺患  
耶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



勒終害術人事有幾不可失也使先帝果如敬言陛下豈有尺寸土地耶帝意遂決已而命斬之復夷三族公臨刑殊從容但歎曰國家養士三十年一旦變生畧無措置敬死有餘罪但恨不為兵官得少行其志爾神色凜然經日如生公有高世大才而未及大用太宗皇帝甚愛之雖為姚廣孝所譖其心實不忍殺之嘗歎曰吾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者惟卓敬爾公博學多能美丰儀善談論雖天文律歷地理兵刑靡不各造其奧尤邃性理有遺書十卷發明周子通書經世之學詩文五十卷沒入之日一室蕭然惟書畫數軸爾於乎公之大節與天地日月河嶽相與悠久者自有史冊書之固不俟球為之傳獨念自入庠序時在在聞先輩先生論公忠孝之事已欲為執轡而不可得茲來京師得公門人黃潮光之子養正詩其遺書及詩文并公像以相示球拜起獻欬懷其詩文且祝之曰斯集也自有鬼神造物為之守護矧吾輩後學可不保重而愛惜之也耶謹撫公平生忠孝大節而證以見知聞知之實如此且以忠貞私謚之以伸平生所仰慕之意若夫行實之詳家世之美自有黃潮光之年譜行狀在茲不贅傳曰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斯言在古固可數其人矣况千百世之後者哉公當建文之時死者亦非一士論者每以公為首稱焉豈非以其見之先而守之正故耶於乎真可與夷齊者倫也或者謂當時兵柄在公則成敗有不可知者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王世貞樵雲翁傳

樵雲翁者王氏諱毓字尹成溫之永嘉人也嘗葬其父珍矣而不忍去廬其傍扁曰樵雲而翁又好詩著槐陰集多與其社中人唱和社中人亦遂呼之曰樵雲云自樵雲翁之先世居永嘉之華蓋鄉英橋里俱有隱德以壽考終四傳而至翁翁少侍其父謹甚恒韋韞而治饗膳既成則衣冠而薦之隅晚竟餐覆器乃退不者屏營不自容亦竟遜七箸矣間少失父意輒長跪謝過非強之起不起也而樵雲翁又善耕以其羨規為子母之息宛轉佐歲恒不乏翁有七子環琛瑀璋璩由城先後為起甲第相望尤好施予以軀赴人之急比鄰火數十百家皆燼翁指困而予之俾稱力自取給其他孤寡毋論疎戚以指計衣食視翁若庫庾也翁一言而取成者奉以為符節毋爽矣七子之子二十八二十

八子之子九十四而始有以詩書之業起者然猶用子孫顯曰封通政司右通政鉦南雄教授贈大理少卿鍊訓導錫其人也九十四子之子二百六而益顯曰太僕寺丞清布政司左叅議澈國子祭酒激鴻臚序班漢贈太僕寺丞沛教授洌贈大名推官浥右命都御史諍其人也二百六子之子三百五十而顯者曰推官良弼鴻臚序班良慶鴻臚署丞叔懋按察司副使叔杲叔果按察司僉事贈太僕少卿德光祿寺署丞叔本其人也三百五十子之子四百九十而取科名其類出且未艾也王氏固彬彬文學忠節政術著矣叔杲奉使者璽書治吳而以間過予曰英橋里蓋山海都會云其初磊珂不可道灌莽相屬自樵雲翁為七第而各以力自闢數里之內鱗次櫛比矣乃孰非筆路籃縷以啟山林哉即亡論他姓而王醇為其族或大都矣日不穀元弟稱海警率宗賦城之幾與郡雄埒外史氏曰吾聞之崑崙涓涓流耳歷數百千折而孤分灌溉九川之大半抑何神也當樵雲翁時而高皇帝獨身仗一劍以掃制六合周之子孫其麗不億樵雲翁煥然隱夫耳即其後亦遂彙發且世世服人主休采稱喬木者何居也造化之栽培有

專德固大成  
大小成小哉

侯一元趙烈士傳

嗚呼野馬滅日月揭江河急砥柱立  
萬物盡然而况人乎予嘗感慶卿聶政事其始以親  
故不敢死曰攝不足死而不死其既也七尺之軀若  
委土焉勇怯之用庶幾乎龍蛇而君子吝之以其用  
死睚眦攻伐之間也如令敵君父之愾除宗國之恥  
即司農之笏常山之舌曷殊焉悲夫處死之難也歲  
嘉靖壬子賊連倭彝劫海上所至戎士鼠竄公私狼  
狽莫有死綏膺賊者賊狙勝益深遂燒黃巖轉涼  
不復制樂東鄙水坑趙氏者世家也賊以巨艦一夕  
奄至其聚趙之士或執或逃賊既悉輦其貲方整  
居放兵四劫凡趙氏家俊素稱驍健者皆走匿嗙息  
草間無敢出氣乃趙君連者聞難則辟其妻子他所  
已乃大呼持挺出擊連仆數賊顧呼其子弟曰勿走  
賊易與爾又前更擊遂突入其陣意氣彌厲賊走且  
僵盡釋係累委鹵獲道上以餌追者後援不繼一賊  
出於厠縱君以矛傷腋悶絕然亦破膽逆逸趙子弟  
緣君而奮者五人既盤傳定頌相與尾擊乘勝逐賊

及舟乃返是日也斬獲首鹵三賊扶傷而歸死者無  
算子女之俘取之賊手君既與歸猶呼其左右曰賊  
可擊也盍掖我以從賊復起行數百步距躍高岸  
困頓乃還且死家人環而哭之君張目曰勿哭人百  
年會有一死吾今者脫嬰孺於屠剝免女婦於慘辱  
不饑先世之宇不隕家聲吾則有以死矣語卒乃絕  
君家徒四壁非有貲財願借也平生言啞啞不出口  
非賈勇者也又非素學問習聞仁義舍生也其敢決  
輕死蓋天性然不以借客探丸而以捍宗斯狼睥所  
以君子也時大中丞下公聞而賞之曰嗟嗟烈士哉  
介胄之士有餘恚矣爰蒐戎壘用鉞倚驕河陽之幟  
一朝改色於是大將臨戎輕舟破浪遂一鼓而破賊  
人曰大中丞之伐戎矣然楚國之勇激於式螳大中  
丞按劍擊節咨嗟乎烈士而海賊濫潰有以哉有以  
哉往者賊入黃巖宿留其地沿及傍邑村落數十百  
里皆盡向非趙君之死吾邑亦斷左臂矣蓋安平以  
書邑始義江淮以睢陽扞蔽事有瑣而功鉅者孰知  
君之為烈哉趙宗之良某某爰相與伐石表君之烈  
以風後人

張純蘇孝子傳

孝子之事親也死而後已予居父母喪  
如不欲生天日忽改非復人間世也純  
也今復見蘇君子一古不防墓事王如事生吾何從  
哉於其思焉已矣蘇君如何其父鼎八十而疾醫者  
曰無能為矣蘇曰奈何請於帝乎吾壽幾何請胥與  
之十年父則九十予曰有諸果哉吾勿逮矣又曰其  
母李九十而患足摩之洗之藥之日夜勿間大雪不  
崇病於嚴寒乃死予悲曰孝子之志終矣雖然禮敬  
為大瘠斯下而况死乎立身以揚名父母之志也不  
宥其生如志何又明年御史雲川舒公令有司祭葬  
扁其門曰孝義為之傳曰蘇君名祀號友竹幼讀書  
慕仰祈陳宗之行不適聲利樂施予分口給以濟貧  
人父母瀕死惶惶無之願捐年歲以延父居喪哀哀  
結廬墓側母病竭力事母母得生蘇君死焉年五十  
有八鄉人傷之御史旌其門嗚呼君勿仕而名亦揚  
成矣

鄭夏盛女貞義傳

盛女者太學生盛叔浩女也少聰慧  
嘗誦孝經論語皆曉大義許字邑庠

生魯宜民未及歸宜民生事赴闕愬冤而卒時盛女  
 方笄為服斬衰誓不二志迎其母王氏以姑禮事之  
 嗚呼可哀也盛女知所適主一不二不可以未面夫  
 無婦禮槩之且魯女憂君處士殉主太學生死國例  
 之宜其盡婦禮也或曰女有吉日以婦稱乎曰未也  
 食未共牢醕未合卺體未合尊卑未問未親也親迎  
 既舉以婦稱乎曰未也舅姑未見未親也親迎  
 成婦也厥明贊見以婦稱乎曰未也廟未見詩曰緘  
 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婦也葬於女之黨以女處之  
 也然則盛女可稱婦乎曾子曰娶有吉日而女死如  
 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若是則盛女之於宜民喪不必三年不歸魯可也盛  
 文可離乎曰未聽命於廟未受醮也可再婚禮有吉  
 日壻之父母死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  
 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釋之者曰  
 壻雖已葬其親而喪期尚遠不欲使彼女失嘉禮之  
 時故使之別家他人禮也壻存且如此况壻已亡也  
 故未親迎不敢稱婚如父母尚得改而議之今盛女  
 之於宜民已矣而守節不移事姑終身是猶魯女憂

君處士殉主太學生死國皆不得不謂之義也嗚呼  
 盛女之志可哀也夫名之曰婦則於宜民未麗於魯  
 無屬遷於廟則戾禮祔於皇姑則廢義故士君子稱  
 之曰女也就盛女而論之則其節貫三光名塞兩儀  
 忠臣義士莫不斂衽動色其所以激流波而挽頽俗  
 者不少矣為一家之光為一國之光為天下後世之  
 光固見女也朝廷旌異不於是女而誰哉宜乎士君  
 子名篇以贊美之也愚哀其志重其節嘉其義而為  
 之傳以俟夫  
 親風者采焉

溫州府志  
卷之八  
藝文考  
三

考元

史伯璿晝夜長短考

歷中刻數晝夜長短大抵冬夏至

秋分左右皆只五六日進退一刻日之長短繫黃道  
過南北之不同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自赤道北  
之天體皆以近北極之故在地上多在地下少南極  
入地三十六度故自赤道南之天體皆以近南極之  
故在地下多在地上少所以黃道自北過南則日入  
地漸深出地漸少而刻數漸晝減而夜增黃道自南  
過北則日入地漸淺出地漸高而刻數漸晝增而夜  
減但春秋分是黃道與赤道交處日就豎處行則過  
北之勢直而速故只五六日進退一刻冬夏至黃道  
與赤道相去各三十四度為最遠日就橫處行或自  
西而趨東或自東而趨西其過為南北之勢斜  
而緩故十日十二日方進退一刻按圖可見也

明

孫昭系包考

孫子問取六壬書觀之以宣節勞佚在京師時謂其與陰陽家說等耳今則辨其大旨殊非陰陽家所同即夫系包之說乃京房之所不稽者焉其論五行一曰水其系包在巳其胎在午其養在未其生在申其沐浴在酉其冠帶在戌其臨官在亥其旺在子其衰老在丑其病在寅其死在卯其墓在辰于火則曰其系包在亥于木則曰其系包在申于金則曰其系包在寅凡巳申亥寅各稱系包之所蓋五行既墓矣其生也必有萌蘖焉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蓋五行無絕理也陰陽書五行十二位以長生沐浴冠帶臨官帝旺衰病死墓絕胎養配于子丑十二辰為五行之終始則其曰絕者謬甚矣或其系包二字之說如帝虎亥豕則止訛本字此則合二字為訛耳其弗諒矣乎黃帝經五行十二變曰生日浴曰官曰臣曰君曰委曰病曰死曰藏曰止曰渾曰育蓋止者系包也渾者胎也育者養也古語有之曰人之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系包系包此胎之所以凝也

說

采

五十朋待士說

有言邑大夫不待士者予曰子何從知此士之不自待非大夫之不待士也為士者服詩書精業履聖賢之是師臭味之與遊謹門戶時租稅忍焉以省訟慎焉以免禍俾足跡不及于公門而官吏稀識其面目雖使柳下惠之弟為邑大夫焉能辱儒冠而陷之虎口耶彼冠焉而士行焉而市旁午里巷而惡少與曹爭競雖刀而獄訟以興朝投刺以識面暮求判以欺愚雖使周成王之叔父為邑大夫詎可望其施吐握之禮耶邑大夫非能重士也士實自重非能輕士也士實自重夫何責焉既以答告者遂書為吾黨之戒

林景熙蝨說

嘗讀漢天文志載海旁蝨氣象樓臺初未蝨走報怪事曰海中忽湧數山皆昔未嘗有父老觀以為何異子駭而出會穎川主人走使邀子既至相

橋登聚遠樓東望第見滄溟浩渺中盡如奇峰聯如  
 疊巘列如碎岫隱現不常移時城郭臺榭驟變欵起  
 如衆大之區數十萬家魚鱗相比中有浮圖老子之  
 宮三門峩峩鐘鼓樓翼其左右簷牙歷歷極公輪巧  
 不能過又移時或立如人或散如獸或列若旌旗之  
 飾甕盎之器詭異萬千日近曠冉冉漫滅向之有者  
 安在而海自若也筆談記登州海市事往往類此予  
 因是始信噫嘻秦之阿房楚之章華魏之銅雀陳之  
 臨春結綺突兀凌雲者何限運去代遷蕩爲  
 焦土化為浮埃是亦一蜃也何暇蜃之異哉

國朝

王祚昌大衍圖說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是爲五十  
 有五而曰大衍之數五十何也先儒  
 曰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天五乘地十而得之其  
 說未審何本要未有實義及觀唐僧一行之學稍得  
 大意然此乃自然之數少待安排便非完論愚意中  
 五者土氣也土何以五上備四時之氣水火木金已  
 一。胎息其間矣是故。爲衍母雖總名爲土其實下之  
 一。便有北方旺氣焉爲水水居一故。上之一。

便有南方旺氣焉爲火火居二故。左之一。便有  
 東方旺氣焉爲木木居三故。右之一。便有西方  
 旺氣焉爲金金居四故。是衍之義也雖然水旺于  
 北固矣豈水而遂離土毋哉水之一。固未嘗無土  
 氣也。得。非六乎故重之以。火旺于南固矣豈  
 火而遂離土毋哉火之一。固未嘗無土氣也。得。  
 非七乎故重之以。木旺于東固矣豈木而遂離土  
 毋哉木之一。固未嘗無土氣也。得。非八乎故重  
 之以。金旺于西固矣豈金而遂離土毋哉金之一。  
 固未嘗無土氣也。得。非九乎故重之以。顧母  
 之氣必周乎子子得母氣而各成功于外則必環而  
 歸元供養于其母于是水之。火之。水之。金之。  
 乃合而報其績勞返其根本于。之旁夫。之。  
 合非十乎故重之以。此大衍之義也既名爲衍  
 則就其既衍者而數之矣故獨用其衍之五十而虛  
 其母之五故曰大衍之數五十臆論如此至于五十  
 各具。而。盡歸。則又非一。之。  
 所能盡也。有啟蒙者願北面而終身焉。

朱鴻瞻西銘說

西銘著君子事天之學與周子太極圖  
 說意同圖說道其常西銘盡其變不歷

之變故之地而其守不失則其常者未能盡也是故  
 圖說舉常自足以該變西銘兼變益足以貞常此讀  
 西銘者之一說也又先儒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吾  
 則謂明分殊而理一蓋不得乎理之一則所謂事天  
 如事父母者何能如此其切至歟且所謂分之殊者  
 豈獨在親疎貴賤之等也哉凡理之一皆原於理凡  
 分之殊皆由於氣聖合德賢其秀以下至於庸愚氣  
 之異也而分殊焉高年孤弱之得所疲癯殘疾之失  
 所亦氣之異也而分殊焉氣勝乎理雖天亦無如之  
 何然理終能挽回乎氣故聖人盡裁成輔相之道於  
 大造皆有所補救君子學問終能變化氣質殊者無  
 權一者有權此讀西銘者之又一說也抑先儒謂西  
 銘無非求仁夫西銘未嘗言仁仁於何見不知仁體  
 事而無不在事天如事父母則仁之體植乎敬民  
 物與則仁之施盡乎恕也凡此  
 皆讀西銘者之不可以不知也

東銘說

東銘先儒不為表章置之可已雖然戲言出  
 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二戒曷可忽哉戲言出  
 戲動人謂或偶爾心無與焉不知張子責之曰出於  
 惡也中則然矣作於謀也成之久矣將由惡終詎曰

偶然易曰言行君子之樞幾又曰言行所以動天地  
 聖賢於此屢致兢兢詩曰無易由言曰各敬爾儀金  
 人凜以三緘劉康辨其禍福南容白圭三復曾子履  
 薄終身皆是物也孔子於慎言敏行垂誠於論語中  
 庸者不一而足而其本尤莫要於告子張曰多聞以  
 為言曰多見以為行不疑而後言不殆而後行然後  
 總要之以慎夫由學博擇精出而為言言必文而有  
 章戲言云乎哉出而為行行必法而有則戲動云乎  
 哉又况乎其慎也

謝立禽說

禽類繁矣世人嗔鴉而悅雀者以雀噪吉而  
 鴉鳴凶也夫吉凶亦人自召耳鴉雀何能作  
 威福哉由聽者論告以凶則傷心生惕則思患而預  
 防未必不轉禍而為福告以吉則逸心生逸則氣盈  
 而志墮未有不變福而成禍是鳴凶者為良禽噪吉  
 者為諛鳥可知矣鶴唳清警鶯圓溜而燕呢喃皆成  
 一家言獨百舌者終朝鼓脰弄吭以惑人聽細繹其  
 音皆眾禽套語無一出於肝膈者使入鶯侶必成佞  
 友若列鴛行必作佞臣良可懼焉水禽之貪者有鸕  
 鷃色惡臭惡為漁人役士皆賤之而白鷺則修其儀



潔其羽以逸待勞以靜觀動戕物果腹更不挾小利以利人而自謂足以欺世而盜名故人第知鷓鴣為禽中之真小人而不知鷺為禽中之偽君子也噫物至於肆其偽則亦何所不至哉

辨

宋

戴仔非國語辨

尚觀非國語之書而見宗元之寡識也夫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不語之則是矣

謂其盡無則固不可也上古之世風氣初開天地尚闇民神之道雜糅弗章自顓帝分命重黎秩敘天地然後幽明不相侵黷書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也不但古為然也今深山大藪之中人迹鮮至之地往往產異見怪民人益繁而後聽聞邈焉故近古之書多言怪神不足異也不特國語言之也書六十篇往往有是焉盤庚告其羣臣諄諄乎乃祖乃父告我高后之說周公說于三王金縢之冊至今存焉故記曰夏道尊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彼誠去之未遠也周官宗伯有巫祝禱祠之人掌詛盟禴禘之事攻說及乎毒蠱厭禳施於天鳥牡槀以殺淵神耗矢以射怪物世之讀者往往懷子厚之見遂以為非周公之書夫國語之書皆先王之遺訓周公之書乃先聖之典禮其大經大法章明較著者與

月俱懸其小未能明者存之以俟其通爾故孔子曰  
 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  
 寡悔觀子厚與吳武陵以化書知不免乎後來之尤  
 悔矣夫古之為享祀朝聘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古  
 之觀人也受玉而惰受版而不敬或視遠而步高或  
 視下而言徐與夫言之偷惰手之高下容之俯仰皆  
 有以見其禍福何者其民氣素治故其亂者可得而  
 察也子厚見夫今人之亟有是而未嘗死亡也則以  
 訾古此朝菌蟪蛄之知也夫知人而後可以知天子  
 厚不知民則焉知天道伯陽父仲山甫太子晉單穆  
 公單襄公伶州鳩史伯衛彪傒觀射父九人語言皆  
 不可訾訾之其為不知大矣叔孫僑如之貪邪卻至  
 之汰侈矜伐不可獎獎之其為同德明矣子貢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  
 小者吾讀國語之書益知此編之中一話一言皆文  
 武之道也而其辭閑深雅與讀之味尤雋永然則不  
 獨其書不可訾其文辭亦亦易貶也故子尚為之說  
 曰嗜古者好古書便今書喜俗論嗜古者多迂誕便  
 俗者多疏快子迂誕之  
 徒也亦因以自道云

君實格物辨

聖經曰致知在格物朱子章句格至也

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夫已知  
 即良知也朱子豈遺良知者耶世有至良知者謂孔  
 子非多學而識乃一以貫之遂以窮至事物之理為  
 非不知多學而識者識其名象器數以夸見聞未云  
 格也若格則即物窮理正窮其一以貫之者矣孔子  
 好古敏求教人以學問思辨為善未言專恃良知  
 也良知之名始于孟子正以言性多岐故指人不慮  
 之良以明性之本善至於論學則曰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反說約也博學者即凡天下之物也詳說者因  
 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也反說約者求至乎其極也至  
 乎其極則約矣約則一矣奈何以非多學而識而遂  
 非朱子之即物窮理乎又謂中庸首章不言格物遂  
 以莫見莫顯為良知而以慎獨為格物夫中庸章各  
 為義非若聖經包一而慎獨為格物夫中庸章各  
 大學之誠意而意之所以自慊而無自欺正本乎格  
 致之功故第六章舉舜以示人正言格物矣舜之好

周好察即物而窮理也。兩端不用中求至其極也。惡旨酒人亦約畧知酒不可嗜。惟禹也從而窮之。遂知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而惡惡之意誠矣。學者格物之功皆當如是也。齊宣王以羊易牛此不慮之良知也。孟子教其以已見之牛格未見之羊并格未見之百姓且格夫推恩足以保四海所謂因已知之理益窮之以至其極也。于是以不忍之心施仁政制民產興庠序而王業成非全體大用無不明乎朱子解物為事蓋有是物即有是事即有是理而云五倫為切王陽明先生乃取一竹以格之三月無得以至十病遂以窮致事物之理為非陽明自失朱子之旨耳。奈何以咎朱子哉。陽明每提四語為教法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發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夫為善去惡則誠意正心修身之事也。其與經文修正誠必先致知之序刺謬矣。且所云無善則又告子之說為孟子所深辨者。使心果無善則知又何由而有良耶。

跋

宋

周行已跋薛唐卿秦璽文

李斯篆世傳為第一學者莫不愛之吾每見其書幾至疾

唾而卻走者何哉謂夫人善成其君之過也夫秦之君其資亦未若桀紂之惡之甚也而二三臣釀其君于不善則又有甚焉者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賞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曷觀之哉顧唐卿猶區區珍藏之者豈不欲傳百世以為監歟

方岳跋趙景山村田集

宋魏諸王孫率以詩名後世至唐盛矣賀白其巨擘也怒鱷橫

驚捲波倒海而其盛止于詩本朝山其才與天下共麟趾之彥獨盛獨詩乎哉四靈清語不枯秀語不迂抑紫芝其尤也續遺響于寂寥發妙彈于孤曠將從村田叟問之

葉適題二劉文集後

按周博士集元豐時永嘉同遊太學者蔣元中沈彬老劉元承劉元

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彥昭張子充所謂不滿十人而皆經行修明為四方學者敬服者也紹興末州始祠周公及二劉公于學號三先生子觀自古堯舜舊都魯衛故國莫不因前代師友之教流風相接使其後生有所攷信今永嘉徒以僻遠下州見聞最晚而九人者乃能篤志開道蔚為之前豈非俊豪先覺之士也哉然百餘年間緒言遺論稍已墜失而吾儕淺陋不及識知者多矣幸其猶有存者豈可不為之勤重玩釋之歟

朱熹跋陳彥才詩

常人之情少有一善則自視侈然若

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于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大夫陳公廉靜自守不肯屈意權門寧俯首於下僚終身而不悔比其晚歲僅以年勞得官其世而所以省身知足之意見於短章者乃如此其志念之所存與庸人也遠矣嗚呼子孫之賢其亦深念而敬守之也哉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新安朱熹

識

元

鄭僖書白石樵唱註

吾鄉霽山林先生前朝遺老履和

命意敦厲風節彷彿草堂今宜竹章君和父獨喜其詩為之箋註誠以所作有關世教民彝非特尚其句度之清妍亦非自示其故事之詳贍已也君曩與子翰札辨論河洛圖書予已知其學有根抵別後久客湖海齒載侵尋強與洛陽年少爭一資半級于端簪澤笏中每用自愧重念鄉山寥泲文物孤睽君獨慨慕前喆之流風發揚遺稿之芳韻使光塵遠邇有永以傳等而上之將有大著述以迪後雋子又當拭目云

明

黃淮題六檜堂卷

忿之激于中者必徵于辭色徵諸色其發疾以暴徵諸辭其旨婉以深稽

之往古藺相如忿秦之欺趙欲以頭與玉俱碎樊噲  
忿鴻門之背盟拔劍瞋目以脅楚王徵諸色者也國  
風歎蒼蔚之朝齊楚騷悲棗施之盈室徵諸辭者也  
色之所發雖足以快意于一時而辭之所寓誠足以  
垂戒千萬世其淺深固不可同日而語也今觀胡褒  
之六檜堂其亦忿之微于辭者歟褒温之永嘉人當  
宋運中微屏處華蓋山下讀書自娛忿秦檜之誤國  
痛入骨髓然而未能伸其志也遂于堂階之下手植  
檜六本揭其扁曰六檜蓋以六之音與戮同于以識  
夫檜之罪當致顯戮冀他日得以酬其素願云爾嗚  
呼褒獨何心哉不得已也當日有若胡澹庵者上高  
宗封事請以檜之頭懸之藁街辭雖切而不見信况  
褒未獲進用于朝者乎後雖一出竟以權奸妬嫉僅  
至滁陽通判而已徒使空言與國風楚騷同傳于編  
簡良可悲夫然其氣象從容辭意懇至後之覽者足  
以寒心而駭膽誠非僥倖快意于一時者之可比也  
九世孫鏞哀集成卷鏞之子與復求士大夫  
夫詩文以彰厥美其亦善于繼述者歟

國朝

楊森秀鴈山即日題辭

林子友斐天性純篤意氣閑雅  
于書無所不讀而淵澄嶽峙人

罕能窺其際其所為四書文一以先輩大家為楷模  
汪洋灑瀚不以雕繪為工下視描頭畫角伎倆直蛙  
蠅之聲耳又長於詩樂府歌行已造漢魏人堂奧近  
體則與襄陽右丞伯仲也其雄渾處往往不減少陵  
余嘗愛慕其為人而所居有江山之限數年之間纔  
一接其言論風采常以為憾幸不鄙淺陋時以文若  
詩見寄披覽之餘舌橋然不能下蓋驚歎者久之君  
苗焚研於士衡平叔毀書于輔嗣良非虛語今年夏  
又示以鴈山諸作賦物肖形曲盡其妙而體製高雅  
風骨不凡梅都官所云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  
盡之意見於言外殆謂是與至其遙情逸韻曠然高  
寄津津媿媿于行墨之間蓋其天機深矣余思造物  
者獨靳康樂以茲山之勝前人以為太息蓋以康樂  
多才癖嗜山水適吏此土而不得一見鴈山是固康  
樂之不幸亦未始非鴈山之不幸也今友斐具康樂  
之才識康樂之趣而生長於斯能以鴈山之靈秀盡  
收之於詩而以其胸中之奇聊發之於鴈山則鴈山  
向者不幸而不遇康樂至于今猶幸而得遇友斐庶

乎于鴈山不負矣余才不逮友斐遠甚而鴈山之遊  
 結想者亦已三十年矣卒未能擺脫塵務一償其生  
 平之願今讀友斐之詩益復神往吟咏反覆恍若身  
 歷其境而領畧其意趣則友斐之既我者為極多也  
 豈第與向者之瑤章麗藻同其教益而已哉目友斐  
 之前遊鴈山者不知幾何人矣其詩具在惟友斐能  
 不受其牢籠乃使讀者有積薪之歎余竊恐目今以  
 行凡遊鴈山者不能無致怪於眼前有景道不得也  
 則友斐之詩不為不多而亦  
 可無憾于其遊之未足矣

檄

宋

朱熹除秦檜祠移文

竊見故相秦檜歸自虜庭久專國

柄內忍事仇之耻外張震主之威  
 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激昂之氣以喜怒為  
 進退崇獎天下佞諛偷情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  
 岳侯既死于棘寺魏公復竄于嶺隅連逮趙汾之獄  
 蓋將掩衆正而盡誅徘徊漢鼎之旁已聞圖九錫而  
 來獻天不誅檜誰其弱秦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  
 而不平而朝廷于其家亦且擯絕而不用况永嘉號  
 禮義之地而學校實風化之源尚使有祠母乃未講  
 雖捐田以示濡沫恐出市恩然設像以廁英賢何以  
 訓為

明

王瑞梅諭張獻忠檄

諭西營遊擊張獻忠凡人人生天地  
 間不論富貴貧賤都要思想一箇

結果日子爾等從前恣意妄行誤墮坑塹一旦改弦  
 易轍涕泣輸誠是天憫爾愚化爾暴明明討箇好結  
 果矣今各上臺仰體皇上好生之心委曲開諭亦既  
 著明今復據穀城士民所請界山湖地二處令自沙  
 沙移營暫行安插以候明旨真天覆地載之恩也前  
 諭爾解散隨營授厘三款皆議撫之要務爾宜急急  
 遵照舉行而本道為爾等計之三款之中應又以解  
 散為第一義蓋爾營號稱數萬固多驍雄亦有老稚  
 亦有婦流在未撫之先或以此輩逐隊連羣可壯聲  
 勢抑且隨地掠取易給饗殮今爾為良民矣既已釋  
 劍棄刀亦何須誇強擁眾既已不侵不暴更安得積  
 粟餘金人眾則心志難齊人眾則日用難給即爾嚴  
 為約束而自有約束不到之處即爾慷慨贍給而自  
 多贍給不及之時倘一夫起而敗盟即全局因而受  
 累則何如于近府近縣之民可徑歸者盡散歸于原  
 里即遠府遠省之民虞阻隔者請給票于上臺解之  
 又解散之又散則營中所留之精銳當亦無多于是  
 選其孰願隨營者拔之行伍可戰可守孰願授厘者  
 列之編戶可牧可耕立功則請餉于朝廷昔為頑民  
 今皆桓桓忠義之旅也編氓則自食其力前雖奸宄

今皆熙熙耕鑿之黎也利害禍福明白顯然急當清  
 夜三思大家曉諭弗使兵戈逼處城池弗使哨馬仍  
 取糧草如此則爾等之心事行徑節節可質鬼神而  
 我之招納撫摩實實聯為赤子是一撫真撫一撫永  
 撫之道也洗心滌慮換骨脫胎離苦海  
 而登衽席端在此舉勉之速之特諭

墓誌銘表

宋

葉適徐道暉墓誌銘

徐照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嗜茗甚于飴蜜手烹口啜無時上

下山水穿幽透深棄日留夜拾其勝會向人鋪說無異好美色也有詩數百斷思尤奇皆橫絕歛起水懸雪跨使讀者變踔憖慄肯首吟歎不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蓋魏晉名家多發興高遠之言少驗物切近之實及沈約謝眺永明體出土爭效之初猶甚艱或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束字十餘五色彰施而律呂相命豈易工哉故善為是者取成于心寄妍于物融會一法涵受萬象歸苓桔梗時而為藥無不按節赴之君尊臣卑賓順主穆如九投區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厭之者謂其纖碎而害道淫肆而亂雅至于廷設九奏廣袖大幅而反以浮響疑宮商布縷繆組繡則失其所以為詩矣然則發今人未悟之機固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客之一快也哉惜其不尚以年



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同為唐詩者徐  
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常集朋  
友殯且葬之在塔山林額兩村間嘉定四年閏月二  
十三日距卒四十五日銘曰誦其詩其人可乎身可  
歿墓不  
可燕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志復君之讐大義也必行其所  
夏合南北大慮也

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  
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  
童幼時周參政葵請為上客朝士白事叅政必指令  
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隆興再約和天  
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  
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覘場屋  
士餘十萬用文墨少異雄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  
名同復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倖臣耻不詣已執  
政尤不樂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書  
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顧  
內禪決矣終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為怪狂前此鄉  
人為讎會未胡椒特置同甫羹馘中蓋村俚敬待異

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  
矣民呂興何北四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  
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  
無所得復取入大理眾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冤  
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既知為同甫則大喜  
曰朕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據高第憂  
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卒哀哉  
葬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道甫  
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序高重  
逆占其無憂當世意直嘻笑視不與為賓主禮一日  
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韻得方字搖膝朗吟曰  
世間此物多為馬寶匣還宜出上方相慘慍亟入復  
出出入數四客皇恐不自得道甫神色不異飲啖自  
若以此甚不悅于流俗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伏麗  
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  
廣募忠力為中原率坐斥徽州每應試皆陳實策無  
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劄子也然竟亦得乙第中書  
舍人王藺薦于上得召對上壯其貌親其言改官為  
藉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諫官蔣繼周疏罷  
上徐悔至通判郢州道知光化軍還朝光宗曰壽皇

以卿屬朕姑為郎相伴乎公謝臣已累壽皇不敢復  
 累陛下固請知信州復召以王恬疏罷知邵州以謝  
 原明罷知興化軍以高文虎罷是其人之于二公非  
 有睚眦激發之憤也相傳以嫉望風而忌爾然二公  
 自料苟其人志不復君之讐慮不足挈諸夏合南北  
 固不與並立矣則進退離合之不容亦其勢也道  
 甫既罷興化而死始道甫樂仙壇山北之原即其地  
 葬焉外戚擅事累世必其危漢者劉向耳宦官擅事  
 累世必其亡唐者劉蕡耳以窮鄉素士任百年復讐  
 之責予固謂止于二公而已同甫稱信州韓筋柳骨  
 筆研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歎今日人材衆多求如  
 道甫學士爭誦惟恐後則既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  
 外學士爭誦惟恐後則既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  
 是信而不傳也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  
 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無  
 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以併  
 誌二公使兩家子弟刻于墓若世出則碑陰敘焉  
 銘曰哦彼黍離孰知我憂竭命殫力其為宗周

陳傅良新歸墓表

新歸墓表者為林氏作也初唐舉先  
 生林介夫葬其考妣于新歸唐舉而

廬于旁唐舉在瑞安縣治之北二十里新歸在唐舉  
 西三里由先生而下凡從先生考妣葬新歸者三世  
 于是子乃為之表吾鄉距京師遠自為吳越而士未  
 有聞者熙寧元豐間宋興且百年介夫以明經篤行  
 著稱當世以趙清獻公與其子岷景仁所詒詩次其  
 歲月則先生名動京師矣自部使者郡守往往造其  
 廬問起居况何如肯仕否耶先生方婆娑泉石之間  
 作萱堂以養母未暇出也客至斥牀瓦豆具酒簌以  
 延之請與出遊則佳山水無不至而特罕趨郡是時  
 三經新義行天下學者非王氏不道春秋且廢弗講  
 先生少從管師常學師常與孫覺莘老為經社者也  
 先生故不為新學以其說竊教授鄉諸生龔原深之  
 嘗以易學行世比見先生乃矍然顧恨識春秋之晚  
 也于是永嘉之學不專趨王氏其後春秋既為世禁  
 先生竟不復仕而周公恭叔劉公元承元禮兄弟許  
 公少伊相繼起益務古學名聲益盛而先生居然為  
 丈人行恭叔之銘沈子正也曰河南程正叔關中劉  
 與叔與介夫同為世宗師少伊亦云且曰非詩書勿  
 談非孔孟勿為以二公所同尊誦如此然而海內之  
 士知有程呂而先生獨教行于其鄉人以其所居里

稱之不敢以姓字他無所槩見焉豈非其居勢使然歟要之永嘉之師友淵源不日先生之力哉先生諱石卒于建中靖國元年考諱定妣戴氏三子諱晞顏字幾老晞孟字醇老晞韓早卒幾老醇老皆遊京師從龔氏學醇老一子曰松孫字喬年者最知名喬年有詩易學晚而好尚書其為文雅潔而善道實事最厚陳公少南喬年雅不樂舉進士少南先達復以說春秋觸忌諱流落嶺表以死喬年遂修先生故事保坵墓善風俗自號兌光居士然至感憤為詩每篇必曰憂邊云紹興之季後進多宦達及言高尚有舊隱典型但曰喬年其所蘊抱人未必盡知之也喬年子仲損字炳之子及識其人恂恂有守能世其家者也喬年以事出每空窮不恤炳之與婦沈服勤米鹽以盡歲晚之歡初萱堂成士大夫多樂道之者至炳之子情載鼎鼎早卒其一人今謂之萱堂林氏云炳之三歸墓先生之卜葬其父也以嘉祐毋以元符相距四十年後七十有一年為乾道四年十一月甲申而喬年祔又五年為乾道八年十月有二月丁酉而炳之祔凡一百二十有九年而幾老之子壽孫字雅仁孫

興祖字慶之醇老少子時可字叔遇孫誠之皆以序從葬墓下云陳傅良曰元符至今百年間天下亦多故矣自公侯將相五世希不失者有以布衣而燕及其後嗚呼以勢利者如彼以德者如此哉

明

卓敬葉繼道墓誌銘

洪武歲乙卯臘月三日繼道先生

厝于里之紫華山西谷峰下後十餘年思永與余同官京師公以子貴追贈禮部郎中思永因持公行實乞余銘公墓余不克辭按狀公諱葵字叔向號雲泉逸民其先南陽楚縣南頓鄉高貴里人漢大中大夫諱望者徙丹陽句容晉蒼梧太守諱儉者再徙枯之松陽傳諱仁捷仕唐殿前都押衙避五季亂復徙溫之瑞安郭公洋紫華山遂世家焉公會大父諱鈺登仕郎大父諱貫道考諱堡翁三世皆以孝行聞母汪氏生公于元大德丙午二月十六日幼岐嶷警敏殊異常兒人咸謂世德之祥徵年十八而失怙越三年母汪夫人繼違養二弟一妹猶在提抱中公思厥考遺訓稽古力行揭弟妹卜廬于前州治西峴山下教

育之俾成人閉戶十餘年玩索羣籍窮探義理每終日危坐反身以求誠超然有得于窮理盡性之要嘗曰子始知道時思周子不除窻草張子聽驢鳴與自家意思一般猶判物我為二及見得此理真徹上徹下與自家道理觸處皆然方此是學著明辨工程三十七篇性理粹語易學精微各一卷皆精研太極陰陽鬼神性命之奧又述濂洛宗派六卷異端辨三十條括之以理証之以聖賢之大道治平策畧二十四篇所言皆鑿鑿有經濟詩文各自為卷有鏡清紀拙隨寓吟稿白石陶咏千餘章序記銘跋雜著若干篇什忠義如宋文丞相鄂武穆王各序其事而系之以贊晚復作逸民傳未就而公已捐賓客矣公之學以敬為主以靜養為功夫反求諸身心而務為深造體驗故言有根據而文有實用非剽襲影響者倫也風度奇偉識見超卓至正初時尚承平公與昆陽趙伯起登峴山憮然曰後數年天下將有變乎吾不能與君優游如此也故不樂仕進酌古議衣冠之制曰當何如而為朝服何如而為官服何如而為斯民之服至其身之衣冠已自異常人及我明興改制度如公所議者居多故趙君送公門人任清之敘稱公有

先知厥配峴山董氏有異母弟幼失怙舅氏臨終以孤托公且令均其貲產公惟經紀其家一毫無所取仍以妹歸其孤而厚遣之畢二弟婚尤盡友愛至正庚寅山海寇表裏猖獗廼揭家避地南塘十餘年志行益明不為憂患所移丁酉徙寓鹿城六月晦大風雨壞民居數萬間公寓亦壞永嘉林鶴舟雅志好士明日歷唁諸縉紳皆有所不堪惟公掇拾遺編風雨中從容自若林退謂人曰吾見葉元生真有道者氣象他人莫及也每出城市經游邱壑時人爭先快覩輒以神僊目之一時名公若郡守三寶公柱御史中丞章公三益叅軍胡公仲淵咸敬慕而師事之三寶公前守瑞安與公鄰居不克見及守郡既去處松山因友人求與公交一見歎服以為天地之高厚山川之融結浩蕩日月星辰之照臨著明方諸公之人品豈虛譽哉章中丞始鎮括卽率子弟同受教尋延至龍泉匡山書院講學俾子蘊德依歸焉胡叅軍迎入括軍敬事尤謹括士大夫聞公至爭就問學胡公遂梓其明辨工程廣授學徒括人任清胡公將校也氣剛岸年逾四十求受學公抑而教之卒能悉去豪習一歸靜專後遇難為忠義士公平生未嘗言饑渴倉

卒起必整書輯杖履書必焚香讀書夜必與子孫講  
 解一食一息有法雖造次顛沛不可亂門人鄭君希  
 誠善學而知道者謂公氣象如程伯子後生宜及時  
 親炙人服其言國朝吳元年大兵克溫城公歸紫華  
 山結廬巾山下塘邊娛情花竹泉石復居白石山逍  
 遙自樂以終餘年乙卯得少疾揭書張子西銘于  
 壁臥其下語迺孤以死生晝夜之說諸族人昆弟羅  
 牀下與語如平日尋起如廁整衣復臥俄然端視而  
 逝享壽七旬公少孤事大父母至孝處兄弟宗族盡  
 恩意學無師傅而造詣獨精純其持敬之功性命之  
 說足以參同濂洛一時四方學者景從焉及卒從弟  
 蕃私旌之日繼道先生嗚呼名其稱情矣夫董氏夫  
 人有淑德善相善教與公歷艱危播越無怨嗟公刑  
 家之道又有徵也男一鼎字思尹改字思永以明經  
 薦與余同登洪武第一科甲子解榜授魯府長史歷  
 國子司業禮部郎中秩秩有聲娶塘坊唐氏繼陶山  
 張氏側金氏孫男五操庠生棟捐擬蘄孫女一勤適  
 陳侃曾孫男十二首尊益芳著呂妥孚隱滔統終并  
 系之銘銘曰濂洛風微異說擾擾正路藜蕪孰與于

道紫華孕精篤生哲人不由師傅咀嚙道真敬以持  
 心靜以養性精一之緒克紹其正抱道而隱以全而  
 歸有子榮褒  
 西谷山輝

祭文

宋

陳傅良祭上詹事文

吾鄉自昔諸儒有作剛毅敦龐是

云凋何草不秋誰其似之惟公嗣興屹立堂堂萬夫  
典型梅溪之原簫臺之下公車不駕市無翔價簫臺  
之下梅溪之原公休于廬巷無違言公行未久公歸  
白首邦人父老欲執之手天子起之愛莫止之羽翼  
四海匪我敢私忽焉此觴涕泗  
如水百爾有憾不如我同里

祭張南軒文

吁嗟先生惟以正終如何嗟歎四海所  
同欲知先生當觀之公軍旅有言魏公

之子惠我律我魏公是似如其即戎誓與偕死學士  
有言瞻彼洛師在昔文獻往往缺遺曰惟南軒尚其  
嗣之朝廷有言豈無他人吏道趨變經生泥陳必若  
欽夫可以致若夫欲其歸病欲其愈及此蓋棺萬事  
永已亦有咎怨莫或敢毀於乎先生位曾不隆曾不  
卑卑與人為通抑不立異收聲於躬維學高明雖行

粹冲維其待物一不以疑匪即求之人實秉彝君子  
 在世勿問勿處譬彼川嶽無與雲雨三農賴之以藝  
 稷黍矧惟世臣喬木勿伐矧惟儒術不墜一髮生能  
 幾何而堪契濶往歲玉山前年秣陵二公云亡令我  
 涕零又哭先生我懷實并念昔從游為日則淺辱悔  
 辱愛辱待甚遠自我不見常懼有覩有來湖嶺必惠  
 問我對之翰墨如在右左蒙是曷稱罔敢違墮家有  
 藏書國有太史雖微功業先生不死吾心哀傷蓋不  
 此以

王十朋祭張魏公文

蠻裔猾夏以和得志肉食者鄙力  
 主和議萬口一音爭言五利曰國

之福何惜七地甘心事仇不耻稱謂附和者用沮和  
 者棄和猶未成邊已撤備既棄唐鄧又棄海泗淮北  
 生靈幾無噍類國既日蹙兵亦奪至公之勲德公之  
 忠義公之位望羣嘲聚詈公欲恢復指為生事公欲  
 禦戎斬為兒戲公欲養兵詆為妄費公欲進賢日為  
 朋比公得人心云有異志巧言如簧吁其可畏天眷  
 雖隆不容在位汾陽兵柄奪于讒忌度無顯公豈獨  
 前智怒疽范增問上樂毅公存敵懼公死敵肆敵方

陸梁國如旂贅上心焦勞當食而喟彼蒼者天曷  
 不憖遺九原不作蒼生胡慰遙望衡山滂然墮淚

葉適祭陳君舉文

於乎惟公勤而滋苦之累敏而成鈍  
 之功豈徒意講聖賢之精麤固已實

攻王霸之污隆所欲託之空言又曰不如載之行事  
 者皆古人之未及詎廣學而希通有能行之審周道  
 如貫珠曉百世若發蒙開章程于草昧調轡策于駕  
 癘其廣其長其深其崇可以運之掌上而措之寰中  
 鳴于海陬敗履瘦筇暴名如雷新語如風宿老負牆  
 豪雋景從而時文靡然由之一變遂為多士之宗好  
 惡順逆几几恭恭進退用舍侃侃雖機慮內沉笑  
 語外融曾未施其一二而謗大于山忌眾成叢洗足  
 南塘之流振袖葑村之峰帝曰汝歸公寐無聰嗚呼  
 哀哉世事多端非智所窮謂其易研而後難工有或  
 間之掩昭以蠶惟其不磨相厚于穹自我獲見四十  
 餘冬其術則殊其倫鮮同偉標寒而韻遠有死始而  
 生終異疾侵凌美人西東天罰不宥銷殞送空公既  
 棄我又遭鞠凶日餘幾何而不隨公覆酒成池有痛  
 胸

祭陳同甫文

嗚呼同甫氣足蓋物力足首事天所界也孰可抑制以智開物以機動事學而得之又相比飲載書以來糾結披籍解剝闢遇其殊特著為辭章無後無前啟蟄滌醒獨為時先補空續高扶英植豪採海取鼇惟已所操回視世人磨細研精俯墨仰繩用影律形視人而行服勞終身俎豆僅列我漫一奏韶壤雅闕嗚呼同甫絕代之寶眾豈同美抵擲棄捐亦其常理子重受禍嘻又已甚寓矢以攻殺者無禁脫廷尉械為進士頭天子第之始莫我允謂天弗省天乃終定謂天既定而弗永命嗚呼同甫心事難平寵光易滿萬世之長一朝之短子早從子今也變衰子有微言子何遽知畏子高明痛子憔悴鐫嗟無勇和隨有罪子不予謬懸俾子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疇昔之言子不敢苟哀哉此酒能復否飲

明

何文淵祭俞烈女姻奴文

嗟嗟烈女懿行超然父兮早逝母意隨遷笑笑獨守誰可

依援強暴同居朝夕誘牽惟女之志烈且爭懸誓死不污節操愈堅勢不能支以死自全疾風勁草于斯

見焉傳女之志百千萬年度幾後來瞻望女賢式陳一奠永賁重泉

祭虞先生文

先生瑞安隱君子也德性純篤夙抱才猷永樂初朝廷纂修墳典先生與纂修

之列居秘閣若干年書成應得官力辭還鄉以德行敦化閭里子自宣德庚戌歲來守溫郡先生儒衣儒冠來見從容告予以牧民之方予皆次第行之如濬石崗隄門而灌田千頃更煎鹽竈丁而宿弊悉除由是觀之先生身雖不試而利澤及于人者溥矣昨聞先生捐館予惕然傷懷涕淚交滴茲用致祭以伸追感之情

朱祀祭卓忠貞文

天下之事途雖殊而歸則同君子之行迹雖異而心則一故武王之伐不

失為聖而彝齊之諫咸稱其賢我太宗奉天靖難武王也公殺身成仁彝齊也兩全其美各歸于萬姓咸仰豈祀等一二人之私也哉願公廟祀久曠鄉邑奚觀祀生也晚忝牧茲土爰新厥廟兼崇祀事庶綱



常有賴風化攸存焉酌汨羅之水固媿籩豆之有楚採西山之薇聊供黍稷之維馨

王士翹祭卓忠貞文

於乎君臣大義並昭天地充塞兩

大厦一木百世凜然決志藏身存順歿寧從容就義庶幾成仁臣無二心維天之經如公之死彝齊等倫死矣哉穀令名暴暴國有義上社稷之福命脉精神一絲千鈞不有君子誰為干城先民如岳公其繼作遜志諸賢與公同躡維士維令維公是訓願言丕振此邦之運維茲安陽我公之鄉傳者忠愍日月爭光峴山之西芳草萋萋橫江潮汐萬古含悲明德維馨廟貌維新崇祠有待聊薦馨蘋

温州府志卷之二十八終

